

# 三大詩人的戀愛故事

德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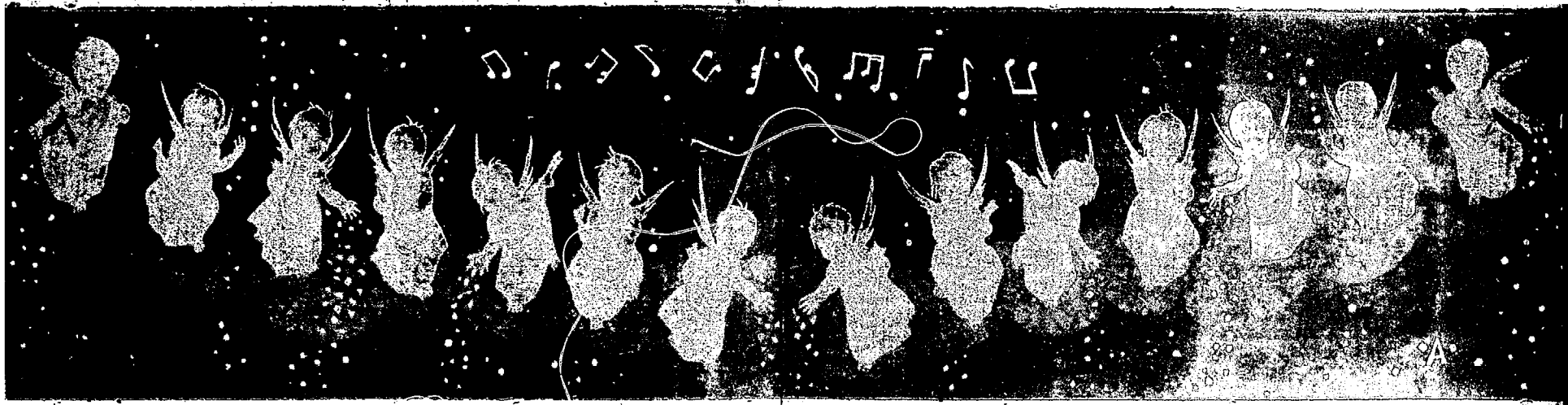
萊雪

倫拜



著編秋艾

行印司公版出書圖樂美



德歌 萊雪 倫拜  
事 故 愛 戀 的 人 詩 大 三

著 編 秋 艾

宗  
綱  
卷  
之  
十  
七

行 印 司 公 版 出 書 圖 樂 美

## 獻給讀者

戀愛是一朵紅玫瑰：在你底日子里充滿了彩色；戀愛是一株深谷幽蘭：在你底呼吸里會嗅到了清香；流水一樣長遠，是戀愛的悠情；秋夜一樣悽涼，是戀愛的滋味。……

一個人「敢笑，敢哭，敢罵」——一定敢愛。

平凡人不敢笑，不敢哭，不敢罵，也不敢愛——真正的愛。

一個偉大的詩人，他應該是時代的號角，他應該是黎明的通知者。他生活得應該比別人生活得更多，他認識一定比別人認識得更廣。新的日子未到以前，他就預告舊的制度有一天崩潰，封建勢力兀立着的時候，他先敢蔑視它們的存在。

蔑視那些世俗的人——反抗那些舊的禮教！

從而，他一定「勇」于生活，「敢」于戀愛！我們看戀愛在詩人們的生活里，佔了怎樣的位置，在詩歌的寫作上，起了怎樣的作用吧？

# 目次

前言	一
拜倫	七
雪萊	五五
歌德	一一三
附拜倫像	五
雪萊像	五三
歌德像	一一一

807342

## 前言

本書再行排印，不能不說幾句關於它的話：因為在「勝利」來臨之前，這一本書正如湘江廣大的人民一樣，遭受了一次災劫和苦難。

記得在敵人傾全力作第四次侵犯長沙的時候，印刷廠送來本書第二次的「校樣」，迨至衡陽告急時，全書經已排竣，且打好紙型。可是爲了時局急劇的發展，不得不「暫停付印」，準備「逃難」了。「難」畢竟是逃過了，渴望已久的「勝利」亦經來到。但是，這個「難」却逃得相當狼狽。就本書而言，當時付印固然成爲泡影，而紙型的遺失，原稿的被丟，更給予本書的命運以種種的危難。然而今天得以重新排印，實在是一件意外的事，因爲從行李堆裡，偶爾發現了本書在桂林付排時第二次的「校樣」。否則，恐怕永無和讀者見面的機會了。

本書的編寫是在桂林失陷前一年的事，那時我在一家書店裡服務。每于暇時，總喜歡讀一點外國著名的詩篇，因而連帶留心到詩人生活的紀述的文章。

當時使我最感受到興味和愉快的，是在圖書館裡，尤其是在舊書攤的殘破的書堆裡，偶然發現一本或一篇自己愛讀的文章，那都是關於詩人的生活材料。

因此我一篇一篇的讀着偉大詩人們生活的故事，那些不平凡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我，尤其是佔着他們生活差不多大部份的戀愛故事，更使我陶醉。

我們知道，偉大的詩人，他們比一般人更熱情，敏感，豪放，自尊，勇敢！他們表現于一個故事中，總是愛自由的，反抗的，革命的，傲慢的，瘋狂的……由于這一些性格上的特點而組成的故事，總比一般人要特出和動人得多了。

但是從事本書的編寫，並不是單爲了它的特出和動人。我覺得一個偉大詩人的性格，言行，思想，固然可以從他的一些瑣碎的生活故事裡去發現，然而在關係着他一生的戀愛故事中，那會表現得更強烈。而且在他們的戀愛過程中，許多著名的詩篇，因此而產生了。

在這裡，我們隨便可以舉出幾個例子：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拜倫偉大的作品「鄧曼安」，「波神之歌」等，是他和居絲娜莉戀愛時，由于戀人的美，愛，寧靜和純情的感印和影響而寫成，固然那並不是居于怎樣重大的地位。而有名的短歌「願你珍重」，則完全是和安娜









倫 拜

G • G • BYRON •



然而有一件刺痛着他愛美的心而感到遺憾的，就是自己的腳跛了一隻。

在小孩子的時候，他就感到這跛腳的創傷。有一次，裸姆帶着他在阿巴頓的街上散步，一個婦人經過他的身邊，她望着小拜倫帶着遺憾的聲音說：

「啊！多麼漂亮的孩子，可憐腳是跛的！」

拜倫用燃燒着憤怒的眼睛盯着她，並且把手上的小鞭子打她，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想：愛漂亮的他，這跛腳的羞恥，給他一生帶來了怎麼的失望與痛苦喲！而且在小孩子的時期中，偶爾激動着有點神經質的母親，常常把她自己的怒氣殘暴地發洩在拜倫的身上。在心情不甯的時候，她更罵他做「跛腳鬼！」

此外，還常常遭受裸姆無理的責罵。

開始他的性格漸漸地變成憂鬱了！

然而這憂鬱更表現在他的戀愛故事中。

聰明的拜倫是早熟的。在他有一次患了猩紅熱病後，母親帶他到鄉間去休養。那時候他

不着，吃不下，連休息也不能够了。」

總情不是從瑪格冽·帕嘉的美麗發生，它早已潛伏在詩人的心中。而這種戀愛別人的心情是在於沉痛自己沒有家庭的愛，因而激動地在他的內心燃燒着。像一朵紅色的薔薇花被安插在純黑色的衣襟上一樣的顯得鮮豔。對於瑪格冽·帕嘉的愛戀，在拜倫暗淡的少年生活中，是顯露出一線的光明。

但是，這僅僅是一線光明啊，它很快的就熄滅了，而且永遠地遺留給拜倫純潔的心，以一種沉鬱的傷痕。瑪格冽·帕嘉沒有多久是害病死去了！……

在十五歲那一年，拜倫從倫敦的哈魯學校回到紐斯泰德僧院來（他繼承死去的伯父的遺產）。那是一八〇三年的暑假。

這僧院旁邊有着清流和池塘。周圍有二千多畝的土地，大部份都繁殖着亭亭的楮，栗，榆，樺等大樹，特別多的是楮樹。

在未進哈魯學校以前，他曾親自種下許多楮樹，這次回來，它們已長起嫩芽了。

涼風吹過的林蔭路，水蓮花的清水池，月明晃晞的古城樓，以前波蕩着僧侶們誦經的聲

會到。他受不住憂鬱的折磨，便像一匹奔馬發狂一樣，獨個兒穿過那陰森的林木，在明月的銀光下，踏着小路，去探尋戀人的窗口。

每一次，他和夏窩德小姐雙雙散步於林蔭下，望着明月，或者話着晚霞，那是多麼幸福啊！拜倫孤寂的心靈是然放着這幸福的花架。

但是，夏窩德並不像拜倫腦子裏所描摹那樣純情的少女，她已和鄰近一位紳士定過婚約。由於想多得幾個男性的崇拜，所以她沒有拒絕拜倫熱烈的愛。

因此這一回的愛戀，更冷酷地磨折着拜倫。每一次參加跳舞會中，拜倫爲了自己的跛脚，不能和心愛的人兒痛快而盡情地跳一回舞，自己只好退讓在廳中一角兒坐着，維特式的煩惱着。一看見她抱在別人的懷里，他便含淚托詞地跑開。過後每每忍不住的要回去，隔窗偷偷地窺她一次。

『要不是這跛脚，抱着她跳舞的不是我麼？』  
他低下頭望着自己的腿，悲憤而失望的淌着淚珠。

然而，使他更感到悲憤和失望的，還是在一個不幸的晚上。參加這一次的晚會，拜倫像

平常一樣，先到她家裏去，在樓下的大廳等着，那時她沒有知道，還在樓上和同伴談到她倆的事，她們譏笑她。她憤然說道：

「你們以為我對於那個跛足孩子真有甚麼心嗎？」

這聲音像一個大鐵鎚一樣敲打在拜倫的頭上。他的面色發白，他再也不能抑制他的悲哀，像飛鳥一個轉身，他搶開了門衝出街上；那時候已是黑夜。月亮照着冷靜的小路，他不分方向的曳着跛脚穿過森林，一直跑到紐斯泰德的池邊的石上，對着池中的殘月的影子，立盡了一個悲涼的夜。……

可是苦痛徹夜的拜倫，第二天早上又泰然的去拜訪夏窩德家了。他若無其事的，像平常一樣地談笑遊玩。

而夏窩德那一句話，在拜倫心中是一生難於消除的創傷。拜倫沉默地忍受着。

在第二個暑期的來臨。拜倫和母親住在一起。有一天，拜倫靜心靜氣的在室內讀着書。一陣急劇的步履，擾亂了他的情緒。他抬起頭來，母親已踏進房裏來了。

「拜倫！」她有趣地說：「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

遠遠的地板傳來了柔和的步聲，而且漸漸地響着絹綉的磨擦聲，他內心感到一種沉重的壓抑。他知道：她來了。

她也知道他是純情的愛她的。知道他對於自己的出嫁是以莫大的絕望的痛苦來忍受。但是她却飄飄地像吹過天空的風一樣，有意更無意地出現到他坐着的地方。

拜倫從椅子上跳起來，緊緊地握着她伸出來的手。自己的手却因內心痛苦的激動而像冰一樣冷和顫抖。

拜倫燃着熱情的一雙眼睛，貪婪地死盯着她，她垂低了頭。拜倫有着無數的話語，想向她傾訴，但他終於把它吞回肚子去，一句話也沒有說。驀地把對方的手放了，掉過身子，就急急地走到室外，敏捷地跳上騎來的馬，揮手一鞭，飛馳到大森林中去，一會兒，消失了他的影子。

這是他第一次的失戀，他是第一次對「女人」的失望，由而生出對一切女性的憎惡。

他決心征服全世界的女性。他想起祖父一句訓言：「信賴拜倫！」

是的，要信賴拜倫的血統，信賴拜倫的名字。只要有決心，天下什麼事情都幹得成功。



有一天，他終於走過森林小路，去訪問他的舊愛人。他是拿出冷靜的頭腦和她談笑。

「你有點變了！」她對於這個分別兩年而變得更美麗的少年有點吃驚了。

「變了？也許是的！」拜倫深沉的藍色美麗的眼睛和善地而又俏皮地望着她說：「不過，我總覺得跟以前一樣！」

「跟以前一樣？」

她當即領悟了這話的用意，低下了頭，一種悵惘的情緒襲擊了她。

晚餐的時候，夏窩德坐在他旁邊，他們沉默着。只有她的丈夫繼續着熱烈的說話。

這一天，他是抱着鉛一樣沉重的心情回到家裏。他拿起筆來做了一首短詩，懷念初戀的人，靠它來醫治悲痛的情緒。

爲了避開寂寞與沉靜，他恢復了在大學時浪漫的生活。叫來幾個知己的友人一起住着。

每一天下午，當斜暉淡黃的色澤，從那邊池中綠水上慢慢鍍過那一片荒蕪的草場時，拜倫跟他的朋友在摔跤，比劍，或者練拳。在晚上，燭光暗暗的照着古氣陰沉的大廳，一張長桌前站着幾個穿起道衣的青年，手中捧着從附近荒塚裏掘出來的僧侶的骷髏頭，裏面盛滿了

我的祖國啊，再會！

.....

這次的旅行，同行的有他的朋友何侯士。他們開始漫遊里斯本，西班牙，厄爾巴尼亞，梳拉拉各地。繼而到雅典，斯米納等地。到處瀏覽名勝和歷史的遺蹟。這時期詩情強烈的衝擊着他。開始寫他一鳴驚人的長詩「柴爾哈勞」。完成了第一篇和第二篇。

「柴爾哈勞」是劃時代的作品，它獲得絕大的成功。它的出現是當時文壇上的一聲砲響，它掃蕩了浪漫主義的纖弱的私人的悲哀。它替人們指出：在藝術的象牙之塔外，有一個動蕩的抗爭的世界。

這閃電似的成功，使青年的拜倫，在倫敦到處受着熱烈的歡迎。在盛大的宴會中，美麗而豐于詩天才的他，成爲眾目的焦點。女人們癡狂地包圍着他，極力的在求他一盼的幸福。甚至有一個少女改作男裝想去做他的僕人。

在這個虛榮和放蕩的社會生活中，拜倫不是一個深山中的聖僧，反之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熱情詩人，自然很容易恢復了他的青春期一般的放蕩了。這期間，一個美麗的少婦夏蘿蓮

當拜倫的這個名字傳到她的耳朵的時候，她很想看看他。

『那是一個跛子啊！你知不？』有人告訴她。

她說：『不，即使很醜陋，我也得看看他。』

她終於看見他了。那是在維斯特莫爾卿夫人家裏，他好像雪花膏一樣白而柔潤的皮膚，銅色的捲曲的頭髮，長長下垂的睫毛下憂鬱地張開着的藍色的眼睛，挺直美好的鼻子……這一切好像磁力般的吸住了她的靈魂，她變得呆呆了，一直盯着他。她沒有機會和他認識，許多熱情的婦女先把拜倫圍攏起來。

兩天之後，在另一家的宴會中，他們才被正式介紹認識了。

『狂瘋，惡劣，危險！』夏蕪蓮蘭在那天的日記上這樣的寫着：『那蒼白美麗的臉孔，是掌握了我的命運！』

一天早上，她剛跑馬回來，僕人對她說：

『拜倫卿來了。』

像觸了電一樣，一個翻身她輕輕地溜走了。

希圖博取拜倫歡心的愛的奴隸。她寫着熱烈的情書，天天爲娛樂他而化裝，爲使他高興而說話，而舉行各種集會。

爲了她這瘋狂似的愛戀，她的母親和她丈夫的母親都替她操心。責備和忠告是失了效力，甚至有一次，她的母親以女人一般的淺見來對拜倫說：

「夏蘿蓮蘭是個小孩子似的，她不會長久地愛你的。」

「唔……」拜倫心裏想。

然而，結果拜倫更進一步的使夏蘿蓮蘭像急流直瀉似的，墮入了迷夢的戀愛中。爲了對夏窩德的報復，爲了報答那離開的話。他把這個倫敦社交的女王征服了。

夏蘿蓮蘭一天看不見拜倫，就要叫侍童把充滿熱情的書信送去。有時候竟改裝侍童去送信，企圖看一看拜倫爲滿足。如果拜倫的晚會沒有招請她，那麼她便站在門口直到深夜等他出來，有時候更化裝車夫停車在拜倫赴夜宴的人家門外候他。

這時候，曾失意于夏窩德的純情的拜倫，內心是交錯着辛辣和溫情，冷酷和親切的矛盾。卒以全力來壓抑自己，努力對狂熱的夏蘿蓮蘭表露着冷淡。

拜倫的態度越冷淡，夏蘿蓮蘭的熱情越利害。以致她一天和家裏鬧起來：

「夏蘿蓮蘭，你該顧慮下自己的面子吧！」她丈夫的父親帶着點盛氣地指摘她：

「顧慮我的面子？哼，爲甚麼一個人要違反自己的心意去顧慮到面子呢？」她昂起頭來對着這保守的老人，悲憤地說。

「不，我要你這樣做，面子我是講究的！」

「那麼，我便可以離開這裏，到拜倫家去！」

「隨你的便！」

這樣，夏蘿蓮蘭跳起來，洞洞的跑下樓，一直出去了。

這回可忙煞了她的母親，她立刻跟着跑到拜倫家裏，沒有看見她。後來才在一個醫生家裏找着她，把她帶回去。

沒有多久，她便給母親帶到蘇格蘭去旅行。母親爲了挽救女兒的面子，而想出旅行的方法，務使兩方斷絕了關係。因爲那一次的吵鬧已成爲當時的上流社會的談會中心了。

但，每一天，拜倫幾乎都收到一封從蘇格蘭寄來的信，那是夏蘿蓮蘭寫的。她仍舊忘不

但是。夫人終于點頭微笑了。

此後拜倫更對夏蘿蓮冷淡，聽從夫人的忠告而實行着。

在另一方面，依舊不斷用書信進攻。有一天，冷淡激起她的憤怒，在野外聚集一羣友人，舉行焚燒草紮的拜倫。把他的詩和信都投進火裏去，高聲朗誦自己做的小詩！

燃燒吧！

火，燃燒吧！

燒喲——！

這個玩具！

在我們歌唱

而歡樂的時候！

她們一邊歌唱，一邊跳舞。……

第二年她再回到倫敦來，無論如何要再見拜倫一次。

終於在一個跳舞會中他們遇見了。他對她冷淡，沒跟她談話，真令她發狂。她隨手執着

這首小詩，當落到夏羅蓮蘭眼裏的時候，正像鑿了槓的批評家刺起了拜倫的強烈的復仇心一樣。她發奮寫了一本小說「格蘭拿翁」，把拜倫描寫成一個美貌而無惡不作的一類魔性的人物，來作為報復。……

這種浪漫的生活雖然誘惑着他，可是不能持久地令他迷醉。跟女人打關係，未始得不到心靈上一點蜜漿，他疲於這種多刺激的戀愛。正如上面所說，他想過莊重的結婚生活。

但，那一個是他將來的妻子呢？在這時候，他却收到一封信，寫這信的却是他曾經求過婚而被拒絕過的安娜·伊沙貝拉·薇爾渣。

於是他勝利地微笑了。

因為在過去的日子，曾經有一次，他在梅爾波龍卿夫人的早上跳舞會中看見了一個沉默嫺靜的少女。臨走，他問他的同伴：

「那個是誰？」

同伴和他開玩笑似的說：

「啊，那是一個大財主——安娜·伊沙貝拉·薇爾渣小姐！你如果娶了她，把紐斯泰德

運的信！

回信終於來到了。這一次滿足了詩人的欲望，她答應了。

詩人感到一陣強烈的歡喜。因為他對於結婚這件事，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同時對安娜的貞淑嫺靜感到尊敬。他有一個時候以為討了這種女人做妻子是可以解救自己。

可是，定婚後，拜倫却感到這次婚約的失望了。他曾一次到斯漢姆去探訪安娜的家。在那裏，他看見一雙陳舊頑固的老人——安娜的父母，還深深體會到安娜的性質。

他最不喜歡的是像夏蘿蓮蘭那種狂熱感傷的戀人，一個用自己的激情去接受男性的言動而面色發紅泛白的女人；還有一種，便是用理智冷靜地批評愛人或丈夫的一言一動的女人。而拜倫却體會到安娜是包含着這兩種特性。

平日拜倫是信口亂談的，如果拿它來一一數學式地分析起來，那就難受了：他時常愛沉默思索，却會當他是生氣；閒中談些俏皮話，却被認為諷刺別人。這樣的相處，拜倫是感到非常氣悶！

可憐缺乏空想力的安娜，始終以為人類的感情，趣味，思想等都可以用道理去解說，又



以爲不可能是虛偽的。

所以她時時分析拜倫的言行，却更深一步地愛着拜倫，想把他一切都獨佔了。

『處理女人的最好方法，是用鎮靜術，不用口說，而以動作表示，不討論而以愛撫，拿接吻去代替回話。』

這是苦悶的拜倫當時求教於梅爾波龍夫人而得到的一種操縱女人的方法。他把它實施於安娜，她果然有點改變，顯露出一種人類的熱烈的本性來。在拜倫離開了斯漢姆後，不斷地寫給拜倫以充滿火般情愛的信，失却本來的溫和與謙遜了。

『我的拜倫！在你逗留期間，我有點變了。你對我的最後判斷，請等到你看見我真正時候，我不是像你所見的那麼嚴格，好談論，沒有始終的人，我只是因爲擔心才裝做伶俐的樣子。所以把我當做真正的家庭動物看的，不是由我的愛講道理，而是太過留意我的溺愛的地方。』

又一封——

『我真正幸福喲！決不想到這幸福會改變。我思念着你，我的拜倫！我是一小時比一小

報復而和你結婚。當初我求婚的時候，假如你答應了，我將任由你說罷，但現在已經遲了，我是爲恨你而結婚的！」

安娜臉色變得蒼白了。這樣，他高興地哈哈大笑起來。她知道他是開玩笑的，才又放了心。

進了新居，在進晚餐的時候，他又說：

「你已是我的了，看我怎樣對付你！」

沒有一會兒他又說起東方的旅行，講述地中海的月光風趣。純情奔放，簡直就是一個「

柴爾哈羅。」

這樣的生活，使安娜又害怕，又歡喜。

但拜倫却氣悶極了，在他給朋友的信中，曾經這樣寫過：

「我生活於單調凝滯的狀態中，每天專心待着吃水果，散步和玩着無味的紙牌，打着呵欠，想法子讀青年鑑和每天的報紙，在海濱拾蚶壳，並且守候着花園中的矮荷樹的生長。」  
那時候，最使他忍耐不過的，是每天陪伴那隻陳舊的老古董似的岳父母，說着悶氣的

話。所以一到蜜月期後，他們便遷到倫敦來了。

來到倫敦，租得一家大房子，開始奢華的新婚生活：雇了許多僕人，有二輛馬車。

拜倫比以前更美麗了，他的容貌逐漸脫却青年氣，換上一種高傲紳士的氣概。當安娜和秀麗的他一起到市上買東西的時候，使她感得一種傲然的滿足。……

起初，大家安靜地過活着。但兩人極端相反的性格，把家庭罩上陰霾：安娜看不慣詩人的怪癖，譬如當拜倫寫作時，她跟他談話，擾亂他的思想，他便要暴怒。有時，他整天的枯坐默想，不吃不喝也不跟她談一句話。有一天因憤怒而把手錶投進火爐裏，用火鉗把它敲碎。又有一天不知是不當心或開玩笑，在室內放槍。有時，拜倫整日整夜的出外狎遊，留她寂寞在家裏。安娜開始懷疑他瘋狂，拆看他的信件，檢閱他的寫作，又派人去偵察他的行動。

在這樣苦惱的日子中，他的女兒阿達誕生了。

在女孩誕生一個月後，安娜接到母親的信，因為她母親死了，叫她到她承繼的加彼莊園去居住。

拜倫知道了，沒有阻止她，反叫他快點去。對於這，她更認定他是發狂了，不然，不會

憎恨產後的自己的。

當離家的前夜，她抱着女孩到他的房裏，爲的是告別。拜倫很冷淡的接待她。第二天她起來得早，馬車已經來到門口，而拜倫還睡着，當她經過他的房門，他的愛狗睡的屋子舖在房門前，安娜悽然的坐下去，想等他起來才走。

但是，立刻改變了主意，她下樓去了。……

沒有多久，他接到安娜一封信，叫他快到加彼莊園來，但他沒有去。

可是不幸的事情，却發現於他父親寄來的一封信，在裏面，他告訴拜倫：安娜是不再回來而且要求離婚。這好像晴天霹靂給拜倫一個很大的打擊。然而他覆信說，這種事情，不能由父母作主，須得安娜自己的同意。而且他還給安娜一封充滿情愛的信，請她再考慮，實在他還愛她的。

安娜看了拜倫的信非常動搖，可是她的堅強性格終於克服了它。她給拜倫回信，表示跟她父親同樣的意旨。這出乎拜倫的意外的。

那麼，事情是沒可能挽回。在一八一七年中他們就宣布離婚了。安娜所持的理由是：起

但願那胸懷袒露在你的面前，

你的頭從前常常挨在那裏，

當謐靜的睡眠籠罩着你，

你永不能再曉得那番滋味。

但願那胸懷給你看，

每一個最裏的思想可以表明！

那麼，你會終於發現，

不應將它這樣的攆斥。

雖然這世界爲此把你揄揚，

雖然這世界對這打擊微笑，

甚至它的讚美必將你褒讚，——

仍然，我的，縱使流着血，也必須跳動，

那刺痛的，不死的思想却是，——

我們怕會再不可以相逢。

這些是深沉的悲哀的話，

比向死者慟哭還要深沉。

我倆還得活着，可是每一個朝晨，

把我們以獨宿的牀上驚醒，

而且當你要求慰藉

當我們的女孩作第一聲的學叫，

你忍心教她說着『爸爸』

雖然她必要犧牲了她的照料？

所有我的希望枯凋了，任你  
到那兒，他也要跟你一起，

每一點感情已經被搖撼，

那整個世界所不能屈折的傲氣，  
向你屈折了——却給你捐棄，

甚至我的靈魂如今也捐棄了我。

但是，完了——一切的話也是無聊，

從我說出的，更加有効力：

但是我們所不能羈縻的思想，

要不自由的迸出，

願你珍重吧！這樣的離異，

從每一個親近的締結拉開，

心靈焦乾，而寂寞，而凋萎，

除却爲了這，我難以死掉！

繼續有一年的時間，拜倫仍渴望着這段婚姻有重合可能。

但這一次的離婚，把拜倫的社會地位整個搖撼了。正像他的「柴爾哈勞」的刊出使他一朝成名一樣，這一次突來的打擊使他一朝身敗名裂。過去他站得太高了，他已成了時代的寵兒；在高峯上睥睨着整個文壇，不提防到這樣的高位惹起了許多人的嫉忌，同時許多曾被揭露曾被批判的虛偽的社會和舊道德的支撐者，都乘著拜倫這弱點來作拼命的報復，拼命地攻擊。「反拜倫」的口號，一時瀰漫全國的定期刊物，從他的私德罵到他的人格，思想和作品，否定了他的一切。由於敵人太多，終於把這個「我獨自起來反抗你們的全體」的英雄推倒了，沒有給他一點解答和防禦的餘地。於是詩人內心的聲音叫着：「好的！——他只好低頭的離開了英國，打算永不回來。」



可是這一次的去國，却是拜倫偉大的使命的開始：他在旅程上變成一個飽歷世故的人，他的思想已踏上成熟的時期，社會的壓力教他認識了社會病態的結瘤——舊的勢力竭力要把新的勢力推殘，虛偽要竭力把真理掩蔽。於是他的作品都透過這觀點而為整個人類吶喊出反抗的革命的呼聲——

「敢去反抗的，凱旋：

且把死亡化作勝利！」

這是他的歷史的使命。

所以在這個孤寂的流浪旅程上，他沉着地寫成了「柴爾哈羅」第三篇及第四篇，而最偉大的傑作「鄧裘安」也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談起「鄧裘安」這部長詩，我們不得不又歸到拜倫在這次旅程上的一個戀愛故事來。因為這部不朽的作品是在這個幸福的戀愛生活中寫成，而其中狎褻的一部份受這個愛人的反對而刪掉的。還有其他不少的作品也受了她的感和影響而完成。

這個愛人的名字是達拉莎。居絲娜梨，是意大利拉文那市甘巴伯爵的女兒，另一個六十

薇的伯爵的新婚妻子。

她是一個金髮的十六歲的少婦，有着大理石一樣的美麗的臉頰，有着深沉而動人的大眼睛。牙齒是雪白，身材稍矮，但是很發育的胸部高聳着。

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在一個宴會場中，深深地愛上了詩人。她爲詩人高貴優美的容貌和他的聲音，舉動，所媚惑了。在宴會散去的當兒，她走出應接室和拜倫握手，在他手上剩下一張小紙片。

拜倫回到家裏，悄悄地打開一看，原來上面寫的是下次會見的時間和地點。從此以後，她每天都會見拜倫。

意大利的習慣，女人結婚後一年可以有一個愛人。所以居絲娜梨看中了拜倫。

他們互相熱戀着。她要求他不要離意大利，同時她要他能跟隨她，假如她離開了威尼斯。這可給拜倫有點爲難了。而且有一次也使拜倫更感到爲難的，在一個伯爵夫人的應接室裏，竟然毫不顧忌地當着許多人面前，大聲叫着：

『我的拜倫！』

不久，她終於被伯爵帶着離開拜倫，到拉文那去了。

她到了拉文那，就生病了，她聲言拜倫不來病是不會好的。拜倫沒辦法，只好也到她那裏來了。

他受伯爵殷勤的招待。他每天侍候在居絲娜梨的旁邊。她的容貌在病中更覺得美好。她害咳嗽，是氣管的病。

由於愛人的看護，病慢慢地好起來。終於可以和他騎馬同衝進森林裏去玩耍。在黄昏，他們愉快的並排馬頭遊行着。當遠遠的寺院裏透來了鐘聲時，居絲娜梨便告訴愛人，停下馬來默禱，她是一個天主教徒。他覺得輕柔的少女騎在馬上，定定地瞑目祈禱的姿態是無上的可愛。

居絲娜梨一天勝過一天地滲進詩人的靈魂裏。她以柔弱的南國音調，說着美好的意大利語。她的性格又嫺靜而又熱情。

而她自己已夢一樣的戀愛着拜倫。空閑時腦子裏詩一樣的在描摹着美麗的愛人。她把空想中的拜倫描摹在心的絲絹上。

「到那裏去？」

「法蘭西或者你曾想去的南美！」

「不！」拜倫柔和地望着她，他說：

「但留下的父親和妹妹怎麼樣呢？妹妹們將來沒有人肯娶她們喲！」

居絲娜梨失望地垂下了頭，突然撲到拜倫的懷抱裏抽動着。

「我看你還聽了他的話吧！」拜倫痛楚地撫摸她的金髮，理智地勸着她。

「好的！」在一個長久的考慮中她答應了他。

第二天，居絲娜梨和丈夫和好了。伯爵歡喜得淌着淚兒向拜倫道謝，並發誓不再提起過去的事情。

那時拜倫也聲明將來不再和她發生關係，而且打算離開意大利。但在伯爵到了拉文那後，他染着熱病，不能如願。而居絲娜梨的信又來了。她和丈夫和好後，很希望他也到那兒去。

一天，拜倫決定回英國，什麼東西都打理妥當。忽然他叫水手把船開到拉文那來了。他的來臨，居絲娜梨異常高興，伯爵也對他表示好意，把自己的屋子租一部分給他住。

感情。其一、自從和妻子離婚後，自己的名聲經已沒落，這對於自尊心極重的拜倫，是一件最難堪的事，他要用實際的行動表示他的非凡。

於是在一八二三年七月十三日，他踏上自己所預備的帆船，向希臘出發。八月一日，船進了希臘西岸色法羅尼亞島一個海港。一八二四年一月初，他離開那海島繼續前進。在一月五日，他穿着火焰一樣鮮紅色的衣服，踏上希臘本土——美索龍希，開始過他的軍隊生活。

起初由於處理義軍的散漫，拜倫把原有的才能表現出來，每天親自在沼地上開始軍事訓練，把那散漫的習氣掃除了。同時他又處理過幾次陰謀反叛的事，這使希臘的志士們更對他的敬仰。

一月三十日，拜倫受了希臘革命的委任做圍攻利班島的總指揮。於是他準備一切。但二月初他從檢閱軍隊回來，遇着大雨，遍身濕透。回來的時候發了猛烈的癩瘰症，暈了過去，醫生替他放血才醒了過來。他在病中時時的記着圍攻利班島這件事。有時放心不下，勉強支撐起來出去巡視。在四月九日他和居絲娜梨的弟弟幹巴出去村外巡視。那時天空佈着密雲，似要下雨的樣子。

，當她明白那是拜倫的時候，她忽然暈倒跌下馬來。她就是那個經苦苦愛戀着拜倫的夏蘿蓮爾啊！……

然而詩人的名字，却永遠的給後世的人們所歌頌了。



賽·雪萊，是一個男爵的承繼人。母親伊梨莎拔芙是一個慈愛而貌美的女人。所以雪萊也是一位生得很美麗的孩子，而且賦有承繼二百萬元財產的爵位的命運。

雪萊是他們的長子，底下還有四妹一弟。小的時候，他和妹妹們一塊兒長大。一塊兒嬉戲，大家很是親愛。他弟弟年紀頂小，和他相差最遠，因此他們沒有做過遊戲的伴侶。後來雪萊離開了家，離了英倫，他們再沒有見過。

在六歲的時候，父親叫他跟伊德華德士牧師讀書，開始學習一般的科目。

時光平和地匆匆過去，雪萊已經是一個十歲的孩子了。爲着加深他的學習，他的父親送他到一家私塾里去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地理和天文等等。那是一八〇二年，雪萊已經發露他那情感豐富的性質。他好幻想一切。家里母親或者妹妹的來信，他都感到非常快樂。他那時對化學很感興趣，在那里他敬愛着一個有名的科學教師。

一八〇四年，他再被送進一般貴族富家子弟所受教育的伊頓中學裏去。在那裏，開始了他的孤獨，他的悲哀，而且也長進了他反抗的精神，他的正義感。

因爲伊頓中學的校風是用斯巴達式訓練的，把少年人的自由思想在萌芽的時候踐踏着：



于他底神經被撩亂了。

然而忍受是有限度的，像火藥受了熱要爆炸一樣，雪萊那雙平時做夢似的睛，此時發出一種豪野的光，全身顫抖着，突然地跳起來，他發出一陣瘋狂的暴喊，他發怒着，反抗着。但那時候，大家都改變了作風而嘲笑他——

「瘋子雪萊！」

當虐待他的人走開後，他往往帶着一種悲憤的心情，從溝里拾起塗着混濁的詩集，拍淨污穢的衣服。

有時候，被虐待過後的他，孤獨地帶着一本哥德文的「政治的正義」，沒精打彩的躑躅在泰晤士河畔。有時倒身在河畔的草場上，仰望清朗平和的太空，俯視鏡般澄明的流水，銘思着人類社會的悲慘和威權的罪惡。

當他銘思得最深沉的時候，愈覺得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和不合理的世俗非改革不可。于是他渴求着人類的正義和追求一種至高的善和美。

他在泰晤士河畔會對着奔流不息的河水發誓過，他說：

的身影，閃光的金髮，像山中湖水一樣澄澈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樣光潔柔潤的皮膚，薔薇花般的雙頰，高高的鼻子，薄薄的朱唇。這幾乎是女性型的，加上他的溫柔 and 優雅。

他除讀書外，在秋天里，他喜歡到郊外去打獵，騎着馬，奔馳在太陽光下的田野。他的美麗的臉上會給秋天的陽光印上了小小的焦點。

在未進大學之前，他已開始學習寫作。曾和長妹伊梨莎拔合作寫過一篇劇本，和表兄默德芬合作寫過一段小說，後來又合作寫了「流浪的猶太人」的敘事詩。這些少年時代的作品，不須說，是沒有成熟的。

但他又和另一個人——他的表妹嘉蘿芙，寫過小說和詩。「利什初賽」是在當時合作下產生的。嘉蘿芙是一個年紀和雪萊差不多的美麗的少女。他愛戀着她。他常常帶領着她和長妹到教堂里的塚地去，在高樓的倒影下，他和她們並肩的坐在頹敗的墳上，開始了他們的討論。這個去處，在年輕的詩人的心中，是充滿詩意的。……

這時候他雖然離開了愛人和表妹而進了牛津，但他的生活仍是很愉快的，幸福的。可是，沒有多久，痛苦和煩惱便惡毒地浸蝕着他憂鬱的心。

運——「革除」！

第二天——一八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早晨，這兩個年青的友人便別離了牛津，拋開了他們的學生生活，來到倫敦的波爾街租下十五號的一間房子，一塊兒住着。

雪萊的煩惱是開始了。

因為這不幸的消息落到隨俗的父親耳里時，他是多麼震怒啊！他認為元子的被革除是有關係到他的面子，尤其是兒子的「無神論」的荒唐思想，更使他為難了。於是便到倫敦來迫雪萊改過。

「假如你還須我的幫助的話，那麼你得取消你的見解，立刻跟我回去，服從一位先生的啓悟和指導，這位先生我為你尋找。否則，我將一個錢也不供給你！」

最後父親這樣的警告他。

可是倔強的雪萊，那里肯認錯呢？他始終認為自己的言行是正直的，合理的。終于他沒有聽從父親的話，違背了父親的希望，就變成一個錢也沒有了。

以前和他要好的表妹嘉蘿芙，這時候，由于她的家人看見他給她的信，也認為含有危險

這是建立於別人的悲哀之上。

雖然我的許多的過失令我丟面子，

除了那從前擁抱着我的人，

難道不能找到別的武器，

來給我一個不能醫治的傷痕？

然而，啊，然而，別把你自己欺騙，

愛情可以為慢慢的枯竭而消沉；

但靠那斷然的扭打，你別相信，

這樣便可以劈開了兩顆的心，

仍然你自己的心保持着它的生機，

那時他底心情極端的紊亂和惡劣，因為美履却是無情的嘉蘿芙的影子時常的浸入他底腦子裏，使他咬嚼着痛苦。他曾經用自己的論理來消滅這種苦惱的印象：

「我愛一個人，」他對自己這樣說：「我愛的人現在和過去是不同樣了：因為是屬於心而不屬於身，所以她是不再存在了……不然，我也可以向荒塚里的死屍所生出來的蛆虫求婚了！」

然而這個邏輯的分析，却一點也沒減少他底痛苦，而他唯一的得到安慰，還是妹妹們所帶給他的。

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當他收到那些節省下來的錢時，一種感動的淚光閃耀在他那雙動人清澈的藍眼睛里。

他非常的愛着他的母親和妹妹。

有時他不禁到郊外的女學校里去看她們。

像亞波羅神一般美麗的雪萊到來的日子，女學校內，就大大地騷動了。他的金色的頭髮給風亂吹着，臉兒清瘦而紅潤，穿着露胸的大反領，上衣袋里充滿餅乾和葡萄乾，像春風一

當她的小手兒抓着你，

當她的小唇印在你的咀唇，

想想他，他的祈禱也將祝慶着你，

想想他，你的愛情會祝福過的人。

要是她的面容有點像

你永不能再瞧着的輪廓，

那時你的心要輕輕地顫抖，

爲了一絲仍對我忠實的脈膊。

所有我的過失，或許你盡知道，

所有我的瘋狂，沒人能曉：

年。

當她的心里的祕密傾訴於她的姊姊伊麗莎的時候，這個老於世故的女人便慫恿她儘情地去和這個將來可以承繼爵位和大宗財產的少年來往。

『這是關係着你將來的幸福啊，親愛的哈麗愛！』伊麗莎說：『你該認真地想想！』本來已陶醉于雪萊的美貌的哈麗愛，這時在姊姊的鼓勵下，她更像夢一般的墜進愛的深淵裏。

可是雪萊却沒感受到她的愛。

當她的第一封信，落到雪萊的手裏。他才知道哈麗愛在愛上了自己。

爲着不使熱愛者失望，他便和她通訊了。

在來往的書信中，她透露着內心熱烈的情愛，把她的胸懷儘情地向雪萊打開了。熱情的雪萊，免不了溢流着他底同情和愛憐。

她常常跑到雪萊那里來。在那時孤寂不幸的雪萊，她成爲他唯一的友人。她安慰着他，他們友誼的愛漸漸地加增着。

她和她的姊姊伊麗莎請求雪萊教導她們讀「哲學字典」。

但自從她和雪萊來往和通訊後，哈麗愛遭受到一些同學們的妒忌和談論，學校方面也對她表現出不滿和冷落。因為她所交接的是一個「無神論」者。那在一般人的眼中總是危險可怕的份子呢。

這給雪萊帶來一肚子的氣憤，他又看到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了。

一天，哈麗愛給他寫了一封不愉快的信。她告訴他：她不願進那苛刻的學校里去，不願再聽人家的諷言冷語，但她的父親却迫她回學校裏去。這叫她怎樣辦呢？她不願生活在這樣一個牢獄裏，寧願犧牲她底生命。

「幹嗎要活着？」她這樣的寫着：「沒有人愛我，我也沒有愛的人。一個人對於別人是無用的，對於自己又不能忍受着生活下去，在這種情形下，自殺是種罪過嗎？……」

這封信帶給良善的少年以一種恐怖，他不能讀一個美麗的少女爲了他的原故而死去。於是給她寫回信，要她堅持到底，在失望以前，她必須反抗，反抗進學校裏。

跟着她又給雪萊寫信訴苦，說她在家裏實在不能忍受了，太被虐待了，只要他一答應的



在這樣崇高的純情的意識下，雪萊答應了哈麗愛的要求。他們互相約定，在那年的初秋，這一對美麗的人兒爲着自己的幸福打算，爲了避免世俗一切的阻力，便偷偷地離開了倫敦，帶着一個共同美麗的理想跑到了愛丁堡。

他們到了愛丁堡，雪萊從友人借來的幾鎊已用完了。幸好他們不幸的境遇，引起一個良善的房主的同情，讓出一個樓下的房間給他們，而且借錢給他們，得以在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這一天，依照了蘇格蘭的法律而結婚了。

我們得知道，這兩個追求美麗幸福的人兒，這時却很年輕呢，一個十九歲，另一個才滿十六歲。

雪萊本來在離開牛津大學後，好容易才得到他的伯父的調停，在五月間父親答允他一年二百鎊的生活費的供給。可是這一次和哈麗愛的出奔的消息傳到他父親耳裏的時候，他又暴怒起來。他認爲兒子依然幹出有關他的面子的事情，馬上又停止經濟上的支付了。不但父親不滿意他底行動，就是母親也反對他，寫信來責備他。

於是這一雙小夫妻的新婚生活未免有點兒灰暗了，他們靠借債而生活，漸漸陷進于困苦

「哦，我這里還有一些，」雪萊摸着袋里，却掏出一個貴重的金錶來，他說：「事情在沒辦法時也得解決，我們把這個東西去換點錢來用吧！」

在傍晚的時候，雪萊把金錶換了錢，買了東西回來。……

這婚後的顛沛的生活，在他一生中是不會被忘記的。但跟着有過一個時候的生活，在他短促的三十年的生涯中，要算是比較快樂的。

那是在他們經濟獲得解決的時候，雪萊從父親那里再得到每年二百鎊的供給，因為父親經過親友們的勸說下而允許的。同時哈麗愛也得到父親津貼二百鎊，這四百鎊的收入，足夠他們的使用了。

因此，他們得自由地遷移過很多地方。每個地方，他們都好好地玩過。

一八一二年的春天，他們從威爾斯到愛爾蘭去。在那兒，他費三月的工夫特為「舊教徒的解放」工作，準備獻身給愛爾蘭。因而寫了「告愛爾蘭人」一文，其中是主張舊教徒的解放，並且在政治上的主張，應該是道德而不是求利的。那時候，雪萊和哈麗愛的衣袋都塞滿了這本小書，在塞克維街上走來走去；過着「神氣相像」的人，便塞一本在他的手裏。有時

他這樣寫道：

「我是希望你能够這樣做，那末，你仍舊爲年長者所愛護。你能答應我嗎？你應該改變以前的主張，那簡直就是你底罪過。還有，你得聽從我的意見，再入牛津裏去繼續你底學業

……」

「嘎！改變以前的主張，取消無神論的信仰！這就是，一句話——服從！服從！」雪萊看完信，在廳子裏走了幾回，突在窗子下停下來，不由激動地叫道：

「一個人要失去自己底信仰，取消自己底主張，簡直是自己底罪過！」

那聲音是帶着多麼倔強和憤激啊！當即在回覆父親的信裏，他告訴他，他很遺憾，不能聽他底話，因爲他不願放棄自己底信仰。……

這簡直是一個「普羅密修士」啊！然而哈麗愛以爲這種固執是荒謬的。

一八一三年的初夏，天氣有點悶熱，加上妻子分娩的事情，雪萊感受到心靈上無限的沉重。他像一般人一樣，在妻子臨產前，關心着哈麗愛，也關心到孩子產出來是男的還是女的？當時的情形使初要做起父親的他有點忙亂了！

起雪萊無限的遺憾，他認為那只會攪亂了她和女兒間的愛情的美德。同時由于她的不理家務，把一切的事情通通交由姊姊伊麗莎操持。這給雪萊更帶來不少的苦悶。

伊麗莎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她操縱了雪萊家裏的一切。簡直她就是她妹妹的靈魂。每逢哈麗愛做一件事情都要請教于她。無形中她成爲他們的家庭顧問，家庭導師和保護人似的。

而她的長久居留在雪萊家裏，更像是妹妹帶着姐姐來結婚似的。

但，這個能幹的人，畢竟是破壞了他們的家庭幸福，她不但使哈麗愛不涉家事，而且影響到她日甚一日的滲進庸俗的圈套。過去給雪萊影响的看書和學習的習慣，已變爲趨向時裝和參加集會的嗜好了。她不願慮詩人的負擔而過着花費的生活。

這時哈麗愛更由于姊姊的關係結識了市長銳安。他常常來拜訪她和伊麗莎。這市長，她們第一次在愛爾蘭相見過。現在，他們又碰在一起。他是能迎合她們的口胃的一個庸俗的人物。爲了這，哈麗愛的生活跟詩人的希望，一天比一天距離得更遠了。

愛好寧靜的雪萊，這時未免覺得這個家漸漸地不是他的家了。逗留在家裏，是一件很大痛苦的事，他不願看着妻子的不愉快的臉孔，聽着女兒在襁褓懷的啼哭。他只好到別處去

沒有多久，他不得不和妻子分離，任由妻子隨着能幹的伊麗莎離開他到巴斯去了。

這以後，雪萊的另一個愛的故事便開始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關於這個動人的故事的開端，不得不牽連到雪萊與哥德文的交遊生活上去。

我們知道，哥德文是著名於當時英國思想界的「政治的正義」的作者。他的著作給予雪萊一生的影響是很大的。當雪萊借哈麗愛從愛爾蘭回到倫敦來時，他們是第一次見面認識了。

哥德文家裏有着不同母不同種的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因為他曾結過兩次婚。他的第一個妻子遺下一個女兒瑪麗，和一個未跟哥德文結婚前而和別人生下的女兒芳尼。此外還有第二個妻子的女兒琴茵和兩個兒子。這是一個不大簡單的家庭。

當雪萊第一次來訪他們的時候，瑪麗沒有在家，她到蘇格蘭的親戚家裏去。其餘的，雪萊都會見了。可是留在家里的女兒們已為這年青的客人的美艷所吸引了。

在他們未認識之前，雪萊讀了「政治的正義」後，已私淑於這位「他的精神的整理建造者」，而彼此通訊了。雪萊丟掉他的愛爾蘭運動，回到倫敦來，也是受了哥德文的勸告的。

我們得知道，雪萊這時期的思想還沒有成熟。社會的狀態，傳統的迷信，只是使他深感

不大修理的金髮，自然地聽其蓬亂。帶着一股微鬱的心情和幻想，如常的來到哥德文的冢裏。

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看見瑪麗：像朝陽照耀在眼前一樣，他為她底美麗的顏容所驚異了。

瑪麗剛從遠地的親戚家里久住回來。她是一個十七歲的美麗的少女：有着齊整而濃密的金色的頭髮，一副清秀而帶着潔潤的象牙色素般的臉孔，一雙靈活而帶着鴛色的美眸，纖細的朱咀，苗條的身影。而且她從父親那里，承受了澄明精細的理性和堅定的意志。又從母親那里，她得到伶俐的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力。

這樣一個有很好教養，而且有柔和的優美與堅定的勇氣的少女，在理想中，雪萊第一次在世間上發現了。

何況對於沒有教養的妻子失望了的雪萊，當時是免不了的，為這超脫的女性所引動了。這像春花迎向陽光開放一樣的自然。

可是和常人不同的雪萊，對於瑪麗並沒有友誼以上的感情。他從來奇怪的癖性，是努力把自已內心的光，去照亮自己所接觸的人的心胸，他從沒有區別對方是男的或者是女的？

暢！

每一次他和她的見面，都比別人感到愉快。每一次，他和她底談論，總比別人來得流暢！

因此在心緒煩燥的時候，雪萊就跑到她底家里，而對着摯友，聽着她那美麗的櫻唇跳蕩出來動人的聲音，他的煩悶便像太空的輕烟一樣飄得無影無跡了。

見面，就成爲他們最愉快最渴望的一件事了。

在夕陽柔和地撫着郊外的林木的時候，雪萊愛到那靜寂的境地去散步。他的身邊總是伴着年青的瑪麗。他們雙雙地走過一道小林叢，時時會在高聳的大樹下相挨坐着談心，過着他們最年青的時光。……

瑪麗是了解雪萊不是快樂的，她更體會出自己和他在一起時能使他感到愉快。但她覺得自己也是不幸的一個。因此，有一天晚上，當他們兩個獨在一間隱着她母親遺像的房間裏時，她向他傾訴她底苦衷。她敬愛她底父親，可是痛恨她底繼母。在這個家庭裏她是被討厭的。爲了這，在世間上，只有她母親的墳旁，她覺得是一個安靜的地方。

以後瑪麗時常把雪萊帶到自己母親的墓地，坐在墓石旁邊，她給他講述她美麗的母親的

可是，我要說些甚麼呢？——我愛這書的作者。他是我唯一的愛——由於這個愛，我們會互相允許過。即使我不是你的，那就不能爲他人所有。究竟我絕對是你的。我已把自己典質給你了，這個禮物是神潔的。」

對妻子失望的雪萊一顆消沉的心靈，是重新蘇醒起來，而且一天天像水一樣流向瑪麗那邊去。他覺得他底真正的幸福正在開始，而這幸福他不能輕易地放過。

可是他和瑪麗的愛戀，哥德文是十分的清楚。他爲了自己和女兒的名譽，他警告了瑪麗。而且，用同樣的口氣寫信給雪萊，勸他還是設法和妻子和解，暫時不要到他的家里來。

假如沒有這個禁令似的勸告，事情不至于如此快的發生。一個純真的愛，是什麼也不能拆離和阻扭的。雪萊狂熱地愛上瑪麗，在世情的壓束下，他或者她，只有決意冒一次險。但是對於哈麗愛，雪萊并不替她懊惱，他總以爲她是有罪的。不過，「只有一件事她應願慮，」他想，「那就是經濟問題。我願意供給她的將來的需要，那麼她該願意恢復自由了。」於是她寫信給她，請求她到倫敦來。

哈麗愛已懷有四個月的孕，身體不太好。雪萊毫無虛偽，真誠地告訴她一切，並且告訴



，當她明白那是拜倫的時候，她忽然暈倒跌下馬來。她就是那會個經苦苦愛戀着拜倫的夏羅蓮爾啊！……

然而詩人的名字，却永遠的給後世的人們所歌頌了。

人了。除了觀光名勝外，總留在旅舍裡共同讀着一些希臘名著和拜倫的詩。

在快要離開巴黎前兩天，雪萊向一個朋友借了六十鎊。但這點錢不夠他們坐車到瑞士去的費用。爲了節省，雪萊買了一頭小驢載負行李，自己決定徒步。

他們這樣的做法，給予沿途的人們以一種奇異的感覺：一個捲髮的少年，帶着兩個穿長黑他的美麗少女和一頭小得可憐的驢子旅行。甚至後來驢子走得太疲乏，雪萊還得分負一點行李，以減輕牠的負擔。

沿途的鄉村曾遭受戰爭的蹂躪，屋宇多被毀壞。這加增了他們這次行旅的苦楚。瑪麗和琴茵不敢用小店裡懨懨的牀鋪，每晚都在農人的家裏半醒半睡地挨坐到天亮。

經過彭特理和牛俠德，他們到達了四區湖。雪萊想在布魯倫住下。他們找到靠近廉威特爾教堂一所古屋裏，租下兩個房間。跟房東預定六個月的契約。於是他們佈置了一些家具、牀，椅，衣櫥和一個爐子。就在這一天，雪萊開始寫一本長篇小說「刺客」。

可是那裏的天氣是寒冷的，用以暖ห้อง內的爐子損壞了，升不起火。屋外的雨敲打着窗。寂寞的無望的感觸緊抓着這三個年輕的出奔者。他們在單調的雨聲中回憶着倫敦溫暖的



昏。他給她講哈麗愛，講嘉蘿芙，講他底妹妹們。他坦白真實地講述，一點也不隱瞞和作偽。和琴茵一起，他似乎更容易于真誠，因為她不是自己底情人。可是受了姊姊的責備的她，雖是陶醉于他底講述，但她變得非常的沉默和憂鬱。

有時候在深夜里，瑪麗睡着了，雪萊便來安慰琴茵。他底好意和仁慈的溫柔，使聰明的她更煩躁起來。忍受不住內心激動的情緒，她悲感地說：

「我已受了這樣久的罪！叫我怎能再安靜下去？」

「你是誤會了，親愛的琴茵！瑪麗的那些話語和態度是沒有用意的。爲什麼要爲這而不快呢？」

琴茵沉默了一會，深沉地瞥了純潔無比的雪萊一眼說：

「我會快樂的，縱使我受着罪，因為我喜歡直爽和慈和的人！」

雪萊把這些話語都告訴了瑪麗。……

但是琴茵是害了神經受刺激的病，她時不時在夢里說話，又常常從樓上跑到瑪麗的房間來，不願獨自留在自己的樓房，雪萊只得上樓去睡了。

的問題一天比一天的在困擾他。有一天，他不得不把自己珍藏的一座顯微鏡，以五鎊的代價而賣去了。

但是更使他難于應付的，是債主的威迫和想逮捕他，因此他不能不暫時離開瑪麗和琴茵，自己隱居另一個住所。這給他們以一種精神上的痛苦。約會只得在偏僻無人的旅店裏，偷偷的吻幾下，立刻就分散，他們恐怕爲人所發覺。

有一天晚上，他們不忍分離，便到一家冷靜的旅店裏。那知店主因爲他們沒有行李而疑惑，甚至不替他們開一頓飯，爲了他們不先付錢。雪萊只得一面等着朋友的錢，一面對着美麗的瑪麗朗誦莎士比亞和却色的詩歌，這樣使他們忘記了飢餓而度過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朋友沒有給他倆找來一點錢，却帶來一些餅食。

愛戀如果是澈底了解和真誠，縱使生活的受罪也是愉快的。雪萊和瑪麗因此一点也不對自己的厄運怨恨和太息，反而他們更從危難中嘗到愛情的蜜味。在沒有得到會面的機會，雪萊便給瑪麗致簡短的信。

「我親愛的瑪麗！我們的歡樂爲甚麼這樣匆促而且如此被阻斷了呢？這樣的情形還能延

敘述一個理想的青年詩人，爲着渴求真理之光，獨自向遙遠的東方飄泊：他誦過雅典，經過斐尼西亞的舊都，經過巴比崙當年光榮的曠野，經過古老的波斯，最後走到可齊尼的山谷中。他因疲倦而睡着了，在夢中看見一個覆面的美女，他們談着真善的妙諦。夢醒時，美女已消逝了。這時候詩人陷於深沉的悲哀中，但仍奮力前行，追求這個已消逝了的夢影。最後他走到淒愴的差刺斯米安海岸，乘着一隻孤舟，越過危險的峭壁，穿過陰森的樹林，在一個苔痕漲綠的洞口之前，而他的脚不能移動，死神已降臨了：蒼白瘦削的兩手，扶着老松的枝幹，倚着蒼蘆的峭壁，從此長逝了。

這是詩人雪萊一生的自畫像呵！詩人寄寓他的理想，追求他的真，善，和美。

第二年的春天，在瑪麗第二個孩子出世的時候，他把這部長詩出版了。

他們第一個孩子，誕生時是不足月的，體質孱弱，沒有多久便死去了。瑪麗異常悲痛，一時連出門的興趣都沒有。她坐在家裏結着綠衣，沉醉在孩子的幻想裏，彷彿她底孩子還在人世。過後他太息了：

「我曾經是個母親，可是今天却不是了！」

成就也許比自己更偉大。而雪萊早已從心底裏敬服着拜倫的天才。

從這時候起，開始了英國文學史上，這兩大詩人的友情。

他們都住在萊夢湖畔。雪萊租下農人的房子，拜倫是住在他們房子上一段地方的一間美麗的好房子。那環境是最好不過的，隔着萊夢湖的翠波可以望見日內瓦市和猶勒諾峯的美麗的風景。草原上的樹木是蒼鬱的。

雪萊和拜倫都喜歡水。在夕陽的餘暉還沒有消失的時候，他們，還有瑪麗和琴茵兩個女人，乘着船兒，慢慢地湖中划着。一邊享受着清風和四邊秀麗的景物，一邊傾吐蘊藏着無限的思想的源泉。他們討論着人生和自然，詩文和藝術。

每一次他們都談得多麼起勁，旁邊的瑪麗和琴茵，是靜悄悄地聽着這天才的講說。

但這是多麼相異的兩個性格喲！雪萊是一個純潔的沒有私慾私利的人，他是遊離現實的理想者，他澈底地從純情和美的觀點上去看人生。在他，宇宙是美的，美是被發現於大的調和中。他以爲美及人類內心的善去跟物質和社會鬥爭便是人生。拜倫却是相反的，他是一個實體論者，有着客觀地觀察現實的能力。他覺得人類是惡醜的。他的心裡相信神，他只是

純樸的農人看見她那窘極的樣子覺得很好笑，把鞋子拿到村長那裏說：

「這鞋子是英國的小姐掉下的，她跑了！」

這個故事是永久殘留在英國的文學史上。

自從拜倫接觸了這個永遠少年的雪萊的純情，他的內心感到詩興煥發，因此他在這短暫的滯留萊夢湖期間，寫了不少的著名作品。

他們的寫作不是關在房子裏的，他們時常去遊覽那著名的勝蹟：他們曾坐小船到對岸去看羅傑那市，那是百代史家吉波編纂羅馬衰亡史的地方。他們相携着跑進吉波住過的家裏去遊玩。他們又去看橫在對岸孟德列近磯的西倫小島，島上是遺留着古城堡，在那裏曾經囚禁過瑞士的愛國者波尼夫爾。當時拜倫看見那悲慘陰暗的小土牢，爲那獄身民族自由的戰士而生無限感慨，終於寫下了著名的「西倫的囚人」。而雪萊也有「蒙提·比安切」諸作。

沒有多久，那是八月廿九日，雪萊動身離開拜倫，離開日內瓦，帶着瑪麗，而且還帶着傷心的琴茵。因爲她已懷有身孕，雪萊不忍看見拜倫對她的冷淡的態度，拜倫對她是沒有甚麼深的情愛，所以雪萊索性把她也帶走了。



始，他拋棄生活在空想思索中的世界了。

從此，真正的偉大的雪萊是生長了。

寒冷的氣候，損害了雪萊的健康。爲着這原故，乃於一八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瑪麗伴着他到意大利去旅行，寄居於列翰。這一次，他仍舊帶着琴茵的，而且還多了一個她去年生下來的女孩。

他曾因爲琴茵的請求，交託女兒亞列克拉的事情，幾次到威尼斯來訪拜倫。他以爲拜倫是會歡迎的，可是拜倫頑強地不肯再見琴茵。終於失望地把亞列克拉交給拜倫後，便和琴茵，瑪麗，還有自己兩個孩子一起南下。

不幸得很，在路上，他的幼女克列拉害病死了。

在尖子的悲痛中，他完成了不朽的大作「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

他們再南過羅馬，在那兒逗留了一個時間，研究希臘拉丁之古籍及羅馬美術。沒有多久他最愛的孩子威廉又害赤痢病死了。

威廉已經是一個三歲的聰明的孩子。他是雪萊和瑪麗的最疼愛的寶貝。他有美麗的捲髮

在這個文明的環境中，瑪麗重新浮露人生的旨趣。而且在這兒，她的腹中已懷有嬰孩。這使她從威廉死後才能露出初次的歡笑！

在這時期，雪萊寫下詩聖但丁的回憶，完成「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的續篇，和「西風歌」等名詩。

「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是描寫精神與物質的鬥爭，自由人與世界的宣戰。這是詩人歷來自身的遭受的苦惱的迸發啊！

「普羅密修士」爲了從天上偷了火給人類，觸犯天帝邱比特的暴怒，被鎖在北海冰雪的大岩上，受盡人間一切的苦難，寒冷和飢餓，每夜更有餓鷹的利吻。然而這一切，縱使可以磨難英雄的肉體，却永遠不能沮喪英雄一顆心。

啊，你全能的天帝！

全能阿，要是我曾分有你暴政的恥辱，

我就不會被懸在這裏，

釘在這受鷹啄之刑的山岩上，

我能屈服嗎？我決不。

讓別向罪惡諂媚吧，

罪惡坐在全能底寶座上，

那些諂媚者是不安無事的，

當正義之神勝利時，

從他底翅上洒下的是憐憫的淚而非懲罰，

爲着她自己底錯誤，

被那些作惡者過份地報復。

我等待着，我這樣忍受着，

報應的日子更臨近了。

聽啦，地獄底獵犬在叫嘯了，

看呀，天空在你底天父皺眉之下蹙額了。

因爲飢寒和餓鷹的啄食，身心在糜爛，「普羅密修士」向天空大聲叫喊，這不是當時的

的長袍。她的黑髮像希臘女神般簡單的結繫着。那如大理石一般蒼白的膚色，襯出她大而黑的眼睛的美麗。她底整體儼如在一個高明的彫刻師精心創造出來的無疵的女神。

雪萊的一生都在追求那神秘的美，他有着一個永不能滿足他的美的幻影。瑪麗的美雖曾給他一度以極端的震動，但他由於她底嫉妒而覺得她底卑微。可是現在，在面前的安美麗亞的身上，他自信已捉到這久爲他所追求的幻影了。然而這神秘的美的幻影，頗使他易感的靈魂受傷，因爲它畢竟仍舊存在於一個血和肉所造成的女人之中。

安美麗亞是憂鬱的，她在這個探訪者的面前自稱爲籠中的小鳥，而且出口成詩文，使雪萊驚奇她底卓異的天才。

當第二次探訪她時，雪萊還携着妻子和琴茵。她們都給這位聖潔的安美麗亞的魔力所降服了。瑪麗虔誠地送給這位可憐的囚犯以一些紀念的東西。琴茵却把她唯一財產——英文的醫籍都獻給她。雪萊爲表示他的真誠，呈上親自採來的鮮花，和用血肉寫成的作品。

此後，冷靜的尼庵常常道留下他或者她們的足蹟。這一顆不幸的孤獨的少女的心靈，開始給一種熱烈的情愛所撫慰着，溫暖着。

的綠波，他非常愉快，非常幸福。

他特做了一隻遊艇，取名「愛麗兒」。每于裕閒時，乘風飄浮于綠波。在藍色的清朗的南國天空下，浴着陽光，讓金髮給海風吹亂着，他愉快地給愛妻和好友們朗誦古代希臘的詩。

這雖是很愉快的生活，但雪萊仍舊是很窮的，爲照顧別人而消耗了他底收入。

每一個月，他都去理頓市銀行拿一次錢，回到家裏，他把袋子裏的錢嘩啦的亂倒到房間的地板上。然後拿起暖爐的灰鏟，把它堆高起來，再用兩腳踏平，又用灰鏟把它分作兩份，一份給瑪麗做家用，剩下一份又分作兩份，一份給瑪麗做零用，一份歸自己。而自己拿的，却是給哥德文，給琴茵，給英倫的朋友漢德們……

漢德是英國一個評論家。因爲他的自由思想而受政府的迫害和債主的壓榨，受着生命的痛苦。雪萊同情他底境遇。他在一個崇高的意念之下，取得居留畢沙的拜倫的贊助，決意把這一個窮困的友人和他底妻子兒女拯救出來。

經過無數的困難和耽擱，漢德和家人在六月底才到達理福。雪萊和威廉士乘「愛麗兒」也到了。牠吃滿風像一隻美麗的蝴蝶一樣的駛進了海港。雪萊和久別的漢德相聚，于是同赴

詩人的屍體，終於被決定在海邊火葬。這一天，拜倫和漢德都來了。

悲哀和沉痛籠罩着海邊。拜倫凝視着烘烘的火燄，他低沉地說：

『啊！鐵一般的意志！就是你的力量所剩下的一切……同普羅密修士一樣，你反抗天帝，唉，如今呢？……』

他的聲音中斷了，吱吱喳喳地响着，雪萊的頭蓋在火燄裏掉下來了。

『你呵，我直至現在所見的人海中，你是最善而沒有一點私慾的人，可是世人都誤解你！……』

身旁的瑪麗由於過度悲痛而暈倒了。……

詩人在人間上度過了短短三十年淚一般的生活，就如此結束了一生。但他的內心的光却永久地照耀着後世人們的心胸呢！



德 歌

J • W • GOETHE •

## 歌德

我的體格和嚴謹的立身，

是從我的父親得來，

我從我的母親得到我的幻想

和樂生的氣概。

這是德國十九世紀大詩人約翰·沃爾夫庚·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敘述自己身世的一段詩。從這一段短短的詩句中，我們多少可以領悟到詩人的父親是一個怎樣嚴謹和體面的男人，母親是一個怎樣富於幻想，柔和而愉快的女人。這一點，他們都遺傳給歌德了。

歌德誕生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年幼的時候，父親就使他學習一些實用的科學和英法各國的文字。父親是希望兒子將來能成爲一個律師。但歌德却喜歡在母親柔和的指導下，去學習德國和意國的美的文學，此外他還時常學習騎馬和擊劍。



爲自負心所驅使的歌德，這時是同意的。那青年就拿出一本筆記簿子來，而且出了一個題目——是一首情詩的題目。內容是要用韻文代一個妙齡的少女寫給一個青年表示愛忱的信。歌德拿過來一會兒就寫成了，體裁在俚諺與戀歌之間，同時他朗誦給他們聽。

『可不是嗎？這不是一首動人的詩！』辟拉黛斯興奮地肝着朋友那張露着驚嘆表情的臉孔，愉快的拍了他的肩上一下，證明自己的稱揚是不虛的。

『那麼，這首詩就送給我吧！好麼？』那個青年要求着。

『這是你的簿子啊！』歌德有趣地說，而且提起腳步來和他們道別了：『那麼，下次再見吧！』

過了幾天，他又和辟拉黛斯的朋友見面了。這位新朋友告訴他：那首戀愛詩已給作了開玩笑的工具，被送到一個近來鬧着單戀的朋友那里去，而且那首詩是被僞署上那青年朋友所單戀着的少女的名字。他得了對自己表示愛忱的信後，歡喜若狂，以爲好事將成，想立即回信給她，可是自己寫不出動人的回信。他煩惱着。……

『當時我就介紹你，在他面前我特別稱揚你詩的天才。』那位新朋友興奮的講述着：

個兒捉住了。

「這杯祝願大家健康快樂！」她舉起杯來，長睫毛下的深藍的眼睛向大家環視了一下，愉快地和大家一齊喝光了。

「有一點要請大家原諒的，我希望說話輕聲點吧，現在夜是深了！」

她柔和地勸着大家，她坐了下來。是的，大家太興奮了，大家都沒顧慮到這一點。但是大家都樂意聽她的話，直至散了席。

她是辟拉黛斯的從妹，寄居在他家裏的。

從這一天起，歌德平靜的心情給激動起來，一個具有極大魔力的美麗的影子深深地潛伏着。他不能像往日般安靜地久坐在書齋裏。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他的心吸到那一邊去——他很想見見她。這可給歌德帶來了煩惱，他不能憑空蕩然的跑到她那里去和她接近。

後來，他曉得她常到教堂裏去做禮拜。歌德就爲了她而踏到教堂去。他的眼睛在無數的位子上找尋，在左邊石柱下，他發現了那張美麗的臉孔——他暗暗地愛着的嘉萊德萱。他裝做沒看見的樣子走過去，在她附近一個位子坐下。可是他的心跳得很利害，時時偷望她，他

「早已寫好了，在這裏！」

歌德故意坐到窗邊的椅子上，把稿子拿出來，自己的心已跑到隔窗下那邊去了。他縮聽着那帶有音節的紡紗聲。

「你別誦吧！那是有趣的。」辟拉黛斯看了一回說。

「好的，你聽着——」

歌德輕快的讀起來。他一邊讀，一邊從窗縫間偷看紡紗少女的芳容，到他看見她臉上容起了紅暈，他就把想像中她對他所說的熱情的語句，更格外起勁地讀。辟拉黛斯屢次指示必須修正的地方，妨礙了他的朗讀。原來這寄信的少女的境遇和隔窗的嘉萊德萱不同，那是一個市中有名的貴家小姐，他擬的稿子，本來只適合於嘉萊德萱。對於這，歌德依了他的話，一一再加以修正。辟拉黛斯在歌德改稿的當兒，不知到那兒去了。他那時孤單單的凝思於修改，覺得非常麻煩。

「唉，何苦幹這種無聊的事，不如索性不要好了！」

歌德不覺自己這樣叫起來。那知道話落到隔窗的嘉萊德萱的耳朵裏，紡紗聲立即停了。

歌德不像以前那樣地心快了。他鎮靜着，一種愛的力量沖擊着他，使他大胆而含意深長地對她說出一句這樣的話：

「假如你有一個敬愛的青年，你對於他願寫出這樣的信嗎？」

她默然了一會兒，眼睛盯着信稿上，而她的手却把稿子移過去，用筆在稿子末端寫上她自己的名字。

「啊！你……！」

歌德狂喜之極，想去吻她，却被拒絕了。

「你快走吧！等一會兒，他們要來了！」

嘉萊德督促着。歌德記起，也就拿着稿子走了。

回家以後，歌德躲在書齋裡，靜靜地回想着他和嘉萊德蓋那一刻間的幸福。他喜形于色，禁不住拿出那署上姓名的信幾百次反覆地誦讀，吻她的署名，心里感到畢生最大的愉快。但是，他却不敢再去訪她，因為他怕薛拉茲斯等人的責難與追索。只好讓自己過着幻想的日子。

歌德吃了一驚，跳起來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

「你近來交接的是什麼朋友，你知道麼？他們都犯了法，不，連你也在一起，事件已鬧到官廳里去，參事官立刻就會來，你父親在發怒啊！你躲在這裏吧，不要出來！」

母親說着神色慌張的跑出去，留下歌德在驚疑着。不明白，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參事官是他父親的朋友。他走進歌德的房裏來，執了歌德的手，溫和地詢問歌德許多事情，這些事情都是歌德曾經所做的，如有沒有薦某青年給市長，有沒有到辟拉黛斯的家，有沒有替人家寫情書，……歌德都一一照實回答。

「關於這些事，我都是被邀請的，我相信這是不會有甚麼大的相干！」

「不，你的替人寫情書的行爲，在法律上是等于文書偽造，本身雖無心作惡，實際已犯了法！」同時和善的參事官告訴他，那些青年朋友們已被認爲惡黨，開始被偵查了。臨走的時候，他鄭重地叫歌德暫時不要外出，留在家裏。

那些青年朋友究竟犯了什麼罪？如果被逮捕到法庭上，他們將受何等的苦楚？我的嘉萊

子被破碎了一樣，他感到一場空！

但，沒有多久，這年輕的愛戀的傷痕漸漸地給忘却了。在一七五六年的十月，那時歌德才十六歲，他的父親叫他到萊勃茨大學去讀書。萊勃茨是當時德國一個最有聲譽的大城，那裏的大學是全國最高的學府。著名的文人學者如葛瑟，格勒雨特等，都在校里任教授之職。

當歌德脫離父親的纏束，來到萊勃茨的時候，他是高興和快樂的。那種情形在當時給一個鄉間友人的信里他這樣比喻着：

好像一隻自由的鳥兒，

逍遙在美麗的林中，

享受明媚的風光。

舉起一雙翅膀，

唱一曲小歌，

飛過一顆綠色的樹上。……

經過沒有多少的時日，歌德的快樂便變成愁苦了。他那活潑奔放的天性，是不適合於謹

歌德與她之間，只有慰藉與同情，從沒有愛情的成份交雜在裡面。

但在另一個場合，歌德却熱烈地戀愛上一家酒館主人的女兒——葛德。他天天和朋友到那家酒館里去促膝談心。葛德常提壺款待他們。

葛德是一個身材綽約的十九歲的少女，臉兒圓勻而可愛，舉止溫柔而爽直。她並未受過高等教育，但她却聰明靈活，天生給她一副易受感動的心腸。她和歌德天天相見，歌德的中飯她幫他預備，在晚上她帶給他酒菜。她盡心地款待他。在每次酒闌客散之後，歌德總留下來，她的弟弟奏着鋼琴，歌德則吹笛相和，葛德靜心傾聽。那是多麼快樂啊！有時還扮演戲劇，歌德和她總是當着情人的角色。大家雖識交未久，但愛的火槍已在他們年輕的心里燃起，在他們的生命里開出一朵幸福的花兒。

有一次，在表示他對於金錢與階級的輕視以後，歌德寫給朋友的信里說：

『我愛上一個沒有地位又沒有財產的姑娘，同時我也初次覺得真的愛情所給與的快樂。』

在一個愛的歷程上，免不了的，時常要湧起風浪，苦惱着戀人，那風浪我們叫他做妬忌，不幸在歌德與葛德之間，也捲起來了。歌德因葛德對他態度的冷淡而懷疑。一次他病了，

注視着他，這對於歌德是一個多麼枯澀無聊的時期啊！母親的慈愛雖不改，妹妹的深情更加增，鄉間雖也有幾個他可與交往的姑娘，但是這些都敵不住病魔的煩擾，與家中沉悶的空氣。

後來他的病漸漸地給醫好了。

一七七〇年三月，父親又叫他到史特拉斯堡去重修他的法律學業。

到了史特拉斯堡後，法學依舊不能引起歌德的興趣。但這年他交遊的朋友，都對他一生有着很大的影響，尤其是那個比他大五歲的赫爾德爾，更能够啓發他的天才，給予他不少的精神養料。赫爾德爾是一個偉大的詩哲，許多人說，沒有赫爾德爾，便沒有歌德。歌德生平得力於赫爾德爾，由此可想而知了。

那時候，赫爾德爾患着目疾，有點不如意，便會生起氣來，可是歌德却忍耐地真誠地向他學習。赫爾德爾開始對他說出一種偉大的自然詩學，把舊日那種平易的見解根本推翻。他除了接受赫爾德爾的藝術見解之外，凡赫爾德爾由研究康德和哈曼得來的各個偉大思想，他都盡量地接受過來。從赫爾德爾那裡他得到一個偉大的正確的艺术標準，認識各個民族的文



克才輕盈地出現在歌德的面前；她那纖弱的身段，金黃的頭髮，深藍的眼睛。帽兒還掛在臂上，裙兒却遮及膝蓋，她那輕盈活潑的體態使歌德平靜的心激起一陣不能自主的跳動。

歌德的友人是牧師的親戚，他們開始了家常瑣事的談話。而芙蘭德麗克經一番介紹後，在歌德旁邊坐下，間中也插着咀。但她自己覺得莫名其妙的，時不時留意着這位新客人，似乎有一種東西吸引她這樣做。

當晚飯過後，芙蘭德麗克伴着歌德在月下散步，談笑。那時候，溫柔的月色沉澱着這一雙青年的男女，愛神的羽翼漸漸在撲動，歌德的心已被束縛住了。在月色的朦朧里他看不清她的面貌和表情，但從她活潑的行動上，直率的談話中，他看到了她的心，真純地在他的面前披露着。

當歌德回到自己的寓所後，腦子裏掀起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她有沒有跟人訂婚？有沒有了愛人？但這些問題在他關切的詢問下，都得到一個滿意而高興的答覆：「沒有！」

跟着歌德又到那小村去，和芙蘭德麗克相聚了數天，有時他們坐在深林的長凳上親手，有時坐在茉莉花的亭子下談着故事，有時又到綠色的田野外雙雙地散步。愛的種子早已深深

，那刻刻不忘的相思竟使她意料到他的來臨。她是怎樣愉快的接見着心愛的人兒啊！她活潑地跳到他的跟前，緊緊地握着他的手，柔和輕聲地在他耳邊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曉得你是會來看我的！」

日子匆匆地過去，愛情漸漸地加增，最後，在一刻歡樂到了極點的時候，他們忘懷了一切，歌德的咀兒碰到他愛人的櫻唇，一個溫柔的接吻，一次緊緊的擁抱。於是他們就互相誓約，此心不渝。但這時候缺少的只是正式的婚約。

有一次，牧師的一家從鄉中來到史特拉斯堡，探訪他們的親戚。歌德和芙蘭德麗克乘着這機會又相會晤了。

那時候，芙蘭德麗克雖穿着鄉村的樸素的服裝，但在那些穿着時裝的城市婦女里，却失去她的豔美，和使她感到傷促不安。她很大方安然地靠近愛人的身旁，天真而又活潑地談笑；她和歌德都感到他們愛的驕傲。

但誰料此後的日子却又變成灰色的呢？愛情的悲劇就跟着形成。這也許是詩人所想不到

我們的詩人是學成回家去了，可憐的美蘭德羅克，後來却終身未嫁，只做了詩人一生的點綴，供後人的景慕！

然而歌德和芙蘭德羅克的交情，不單是在歌德的生活史上可當作一段佳話，就在德國文壇上也有極大的影響，因為歌德爲了和芙蘭德羅克的戀愛，啓發了他的天才，他寫了不少有價值的愛情詩，這些詩在德國文學中竟是空前的。

在這裏特舉出一首敘述他對芙蘭德羅克的愛的著名的詩，題目叫「聚散」：

我底心亂跳，我匆匆地上馬，

好像饒勇的戰士含笑出戰，

暮色掛在山脚，

催着大地睡眠。

罩着迷霧的柞樹，

好比高聳的巨靈，

從叢林裏探出的黑眼，

我底氣息爲你喘動，

我底心是屬了你。

映着玫瑰的春光，

堆滿了你的臉上，

你對我底柔情我誓于神前，

但是我怎能配受你的哀憐！

恨煞催別的太陽，

照得我心頭愁鬱，

在你的吻中是怎樣幸福，

你的眸子是怎樣悲痛！

你走了，我低了頭，

淚珠蹣跚了我的眼睛

而崇高的友誼，這友誼是表現在下面的動人的故事中。

那是一七七二年六月九日，嘉爾賓亥村的青年們發起在村中開一個跳舞會。交遊廣闊的歌德當然是參加的，他約了兩個女伴去對舞。他們一起坐馬車赴會，但她們還得去接一個女友夏綠蒂小姐。車子經過了公園向獵莊進行，當抵達了莊門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下車後，他們敲了門，一個女僕來應門，請他們稍等，因為夏綠蒂小姐就要出來了。歌德却獨個兒的走過庭院，上了石階，推開門，一位長得非常豔麗而碧眼金髮的少女，立刻映進他的眼簾：她穿着一身簡樸的衣服，飾着淡紅的緞帶，她正切着麵包，分給一羣圍繞着她的小弟妹。分得麵包的孩子便高聲呼謝跑開，有的跑到門口窺看來臨的客人和馬車。

一切分配停當，夏綠蒂跑了出來，她莊重而抱歉的對她的來客說：

「對不起！麻煩你們到這兒來接我！爲了換衣服和打理家務，我幾乎把小弟妹們的晚餐忘了。」

她和女伴們說些隨便的客套。但當時歌德整個靈魂已被她的容貌，聲音和舉止所吸住了。當她回去拿東西的時候，他才恢復了原來的鎮靜。……

是現在，讀書的時間少了，那麼就要找一本合意的……」

歌德壓制不住內心的情感的衝動，也把自己對讀書的意見，盡情地說出來。直至夏綠蒂向那兩位女伴說話，他才記起她們，並察覺她們默坐着。

歌德一邊和她談論着，一邊是傾注地凝視着她一雙明眸。她那溫馨的櫻唇，和鮮嫩嬌豔的雙頰，一切都使歌德感到喜悅和陶醉，好像墮入一個迷惘的夢的世界裏一樣。

下了車，面前輝煌的廳堂中，衝出一團喧鬧的音樂。

於是，那些快活的青年們開始他們的「美侶愛」舞了。

歌德挨次和女伴舞了一回，後來他要求和夏綠蒂共舞，她答應了。

在這一次的跳舞中，歌德是怎樣的快慰啊，他輕輕地環抱着全場中最可愛的人兒，他們輕捷地翩翩地四處跳舞着。歌德彷彿感覺得全場只有他和她的存在。……

但舞還沒有跳完，天上忽然閃電和行電，接着洒下了粗點如雨。這可把這場高興的聚會攪亂了，一切都停止下來。……

然而歌德已開始墮進情感重量的薰陶里去了。他愛上了她。

朋友之誠實可靠。

可是歌德却因此而陷於極端的煩惱中，自從他曉得克思諾與夏綠蒂之間有了一種婚約以後。

「啊！天，這是怎麼一回事？叫我怎樣做呢？」他苦惱地自疚着，他恨自己這樣的不察，竟愛上摯友的未來妻子。於是他決意不要擾亂這一對情人的安寧，而且他自己相信，夏綠蒂不至誤會他愛慕之情。

然而，愛戀畢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愛火一經燃燒着了，就越燒越烈，那能一時控制得住？他對夏綠蒂鍾情越深，衝突的可能性也越大，雖說不是故意惹起來的。不過，他們三個人都很知道，使一些由歌德的熱情所引起的風波，用怎樣的方法平息下去。一天，歌德情不自禁的和夏綠蒂接了一個吻，夏綠蒂毫不相瞞的告訴了她的未婚夫，當時她察覺他有點生氣，她就對歌德冷淡地招待。更在一個晚上，歌德從一個村莊回來，他看見克思諾和夏綠蒂並坐在門前，便摯誠的把一束帶來的鮮花送給他們。但他們把那束花擱在一邊不理，歌德察覺了，一陣的失望和心痛，索性把花拋到地上，說着一些比喻的話。然而克思諾在那個夜

歌德是帶着一種迷惘而痛楚的心情來了。他站在栗樹下的屏台上，望着西墜的太陽——他淒然的想：

「這是最後一次了。」

在那裏他會和夏綠蒂并肩的看過那綺麗莊嚴的景色。以後，他想：——那只好在夢里去發掘了！

這時候他的心頭交織着過去的幸福和目前的苦惱。約莫有一小時光景，他看見夏綠蒂和克思諾來了，他上前去握住她的手，而且深深地吻着它，他覺得自己有點兒戰慄了。

月亮從蔥鬱的山後升上來，給這個美麗的園裏帶來幽靜的瓊光，破碎的林影。他們在一個幽靜的場所坐下來歇息。但歌德此刻的心情騷亂得很，他不安地站起來，在她的面前來去的走着，有時又坐下去。他的狀態是十分的不安而苦惱，却沉默得沒有說一句話。

月亮升高了，牠更明亮而美麗地呈現在他們面前。多感的夏綠蒂這時忽然觸起無限懷舊的傷感。

「我看見月亮，總是記念起我的母親，——現在我是代替了她的地位，對於我的幼弟和



小妹。』她感懷地說：『但，想起了，我每每充滿「死」和「未死」的意念。』她把憂鬱的眼光投向前站着的歌德：『你說吧！我們死後若會再生，大家還會認識嗎？……』

『夏綠蒂！』歌德握着她的手，幾顆控制不住的淚球滾了出來，他說：『我們會再相見的！在這裏或者在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我們還會見面的！』他不能往下說了，一種慘別的意思充塞了他的心頭。

夏綠蒂更激奮了，她的情感像河流似的奔放。她又說：

『並且，死去的人們能否知道我們，他們能否知道我們現在是很好而且愉快嗎？他們又知道我們怎樣記念着她們呢？啊！我的母親，她……』

『你太激動了，我親愛的夏綠蒂！』

『不！克思諾，唯有上帝能知道，我怎樣在深夜祈禱我能像母親那樣撫育弟妹們！』

『親愛的綠蒂！』歌德叫着，他握着她的手，眼淚在月亮下閃動：『上帝的祝福和你母親的神靈是會臨照着你的！』

『啊！她原是值得你認識的人呀，親愛的歌德！』她更緊握着他的手。她又說：『然而

歌德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寓所，當即在一張紙上匆匆地草上幾行：「他已經去了，親愛的克思諾！當你收到這信時，他已經去了！請你將附條交給綠蒂。我本來倒很安靜，但你們那番談話弄得我彷徨無主了。現在我除了對你說聲：『再會吧！』以外，別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如果我在你們那邊多留下去一會兒，我將自持不住了。現在我獨個兒在這裏，明天我決定走了。」

另一張給夏綠蒂的，他這樣寫道：「我固然希望能再回來，但是上帝才曉得在甚麼時候呢！親愛的綠蒂，你那番話是怎樣打動了我的心境，當我知道，這將是我見你最後的一次了！並不是最後的一次，可是我明天就要遠去了。不曉得甚麼鬼使神差的，叫你們談到那種話頭上去！我將所感到的，我都可以講出來。唉，我感到在這裡的事，就是這最後一次的親吻你的手；在那房間，我將不再走進去；你親愛的父親，他這回的送我，也將是最後一次！我現在獨自在這裏，我可以痛哭了。我希望你們幸福，並且不走出你們心靈之外。我同你們再會罷——可總不是明天。請你告訴孩子們：他已經走了。……」

那天晚上，痛苦糾纏了他整夜，第二天早晨，他臨走還附了第二個便條給夏綠蒂：「東

的時候吧！」

後來他把自己這次的經歷，和許多使他感動的現實材料融合起來，寫成一本一鳴驚人的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

感情豐富的人，總是使人感到親熱可愛，何況富有才能的詩人呢？他總比一般人給人家注意和敬慕。

歌德就這樣，他又墮到另一個愛的深淵裏去。那是一七七五年的時候。

這一次愛的女主人翁，是一個銀行寡婦的女兒——麗梨。

事情是這樣發生：

一天的晚上，一個朋友約他去參加一個小音樂會，那在一家有名的商館裏。他們踏進去的時候，演奏已經開始了。廳裏的客人很多。正中放着一個大鋼琴，商館的主人的獨女兒正坐在那兒很熟練靈活地彈奏着。歌德站到鋼琴的左下手去，俾得更真切地看她的動作和表情。

奏鳴樂彈完了後，她站到琴邊來，正面對着歌德。他和她不自覺地互相對頭招呼，却沒

生活。

晚上他們吃過了麵包，雪萊無聊地躺到牀上計算他們存下的錢。他憂鬱地嘆了口氣：

「二十八鎊，够生活多少日子？」

瑪麗和琴茵彷彿沒有聽到雪萊說些甚麼。她們的思想給一種回憶的黑幕所蓋沒了。而前桌子上的燭火，雖然照耀得她們的臉孔更加的愁意和美麗。……

「讓我們回家去吧！」

雪萊在感到前途的渺茫中，不由自主的溜出這輕微的聲息。可是它却响亮地深入琴茵的耳朵裏。她跳起來說：

「對！我們能這樣混下去嗎？」

瑪麗驚奇地望着他們，跟着她同意了。因為對生活也一樣沒有把握。

說起來怪可笑的。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不管天下着大雨，他們便離開了那間打算住上六個月的房子，乘船下萊茵，於九月上旬回到溫暖的倫敦來了。

這種行動也不覺得是非常識的，雪萊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夜的甯靜。她的想頭忽而飄蕩到她童年的回憶里去，她繼續說：

「你喜歡聽麼，我的童年的故事？那是愉快的，但我沒有跟誰談過！」

這對於歌德是有趣的。他跳了起來，面向着她，靜心的縮聽着。她掀動着細小的咀唇，開始向她的戀人吐露她的身世；她的快樂的童年的故事，和她的兄弟的事情，而且她還談到她細微的弱點。她是靈情地打開她的心懷。

這一晚的纏情天真的吐露，是感動了歌德，他深深地覺得她是一個富有教養和純潔的少女。

以後他們的晤談已成爲雙方的需求，成爲一種習慣，一天沒見面是難過的。但是週遭許多事情妨礙着他們，使他們不能痛快地聚談。

麗梨是從社交上的一切遊樂與世俗的享樂中長大的。她的談笑，應對是靈活的，更是儀態萬方。但她常穿着簡素的服裝。她在歌德的面前是貼服的，雖然她有時也很任性。歌德也一樣給她征服着。一種很自然的熱望支配着他們，誰少不了誰。

沒有多久，麗梨的第十七回誕辰快要來到，歌德和朋友們在歐芬巴哈的家預期特別地慶

昏。他給她講哈麗愛，講嘉蘿芙，講他底妹妹們。他坦白真實地講述，一點也不隱瞞和作偽。和琴茵一起，他似乎更容易于真誠，因為她不是自己底情人。可是受了姊姊的責備的她，雖是陶醉于他底講述，但她變得非常的沉默和憂鬱。

有時候在深夜里，瑪麗睡着了，雪萊便來安慰琴茵。他底好意和仁慈的溫柔，使聰明的她更煩燥起來。忍受不住內心激動的情緒，她悲感地說：

「我已受了這樣久的罪！叫我怎能再安靜下去？」

「你是誤會了，親愛的琴茵！瑪麗的那些話語和態度是沒有用意的。爲什麼要爲這而不快呢？」

琴茵沉默了一會，深沉地瞥了純潔無比的雪萊一眼說：

「我會快樂的，縱使我受着罪，因爲我喜歡直爽和慈和的人！」

雪萊把這些話語都告訴了瑪麗。……

但是琴茵是害了神經受刺激的病，她時不時在夢里說話，又常常從樓上跑到瑪麗的房間來，不願獨自留在自己的樓房，雪萊只得上樓去睡了。

有時她更突然號叫了一聲，從樓房里衝下來，她昏亂地訴說着，有人把她從床上推下來的。

「一個瘋女子！」

瑪麗聽了聳聳肩的自語着。雪萊驚異而同情地撫慰她，而且把她帶上樓房里，讓她的頭腦冷靜下去，跟着給她講說足以使她愉快的故事。……

此外，哈麗愛也是她們生活中一個阻礙的人物。她在雪萊未返倫敦之前，在銀行里提走了雪萊的餘款，以致他們一時變得更窮了。

她懷着孕，很不快活的生活着，她給雪萊寫過幾封友愛的信。她為自己的希望而高興，相信着丈夫是會再回來。有時她又為內心的抑鬱而暴怒，設法使他們的生活陷于困境。她曾叫僕主們去找雪萊，宣說他和哥德文的女兒不清白的住在一處。

雪萊是寬大的，對於這些都予以諒解。甚至在她病倒時，他還以一個誠心的朋友的态度去探訪她。後來她生了一個男孩，雪萊疑惑這孩子是不自己的。

生活在感到輕快時便會感到繁重。當時的雪萊正這樣體會到。他負着更多的債，金錢

的問題一天比一天的在困擾他。有一天，他不得不把自己珍藏的一座顯微鏡，以五鎊的代價而賣去了。

但是更使他難于應付的，是債主的威迫和想逮捕他，因此他不能不暫時離開瑪麗和琴茵，自己隱居另一個住所。這給他們以一種精神上的痛苦。約會只得在偏僻無人的旅店裏，偷偷的吻幾下，立即就分散，他們恐怕爲人所發覺。

有一天晚上，他們不忍分離，便到一家冷靜的旅店裏。那知店主因爲他們沒有行李而疑惑，甚至不替他們開一頓飯，爲了他們不先付錢。雪萊只得一面等着朋友的錢，一面對着美麗的瑪麗朗誦莎士比亞和却色的詩歌，這樣使他們忘記了飢餓而度過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朋友沒有給他倆找來一點錢，却帶來一些餅食。

愛戀如果是澈底了解和真誠，縱使生活的受罪也是愉快的。雪萊和瑪麗因此一点也不對自己的厄運怨恨和太息，反而他們更從危難中嘗到愛情的蜜味。在沒有得到會面的機會，雪萊便給瑪麗致簡短的信。

「我親愛的瑪麗！我們的歡樂爲甚麼這樣匆促而且如此被阻斷了呢？這樣的情形還能延



長多久？……明天三時，我在聖侯爾等候你。暫別了，睡前禱告，別忘了愛情！」

「祝你晚安，親愛的！」瑪麗在信裏寫着。「明天我要在我們的昏上致給你這個祝福。

……我親愛的雪萊，我盼切你將怎樣可愛的獎勵我呢，假如我告訴你一切學習希臘文和別的事情。」

這種困頓和危難的日子，終於在一天的來臨而成爲過去。那是一八一五年的五月的一天，雪萊的祖父，那個年老的男爵死了，他底父親是承繼了爵位和財富，而他自己也就被確定做嗣子了。

父親仍舊憎恨着他。當琴茵陪伴他從倫敦回去奔喪的時候，竟然不許他踏進屋裏去。

但是從這一天起，每一年他可以得一千鎊的年金，比起過去的二百鎊是超出了幾倍，可是第一次他領得來的二千鎊，除了二百鎊分給了哈麗愛，其餘的他幾乎都給了哥德文和困苦的朋友，自己又窮得連明天的伙食也感到困難了。

他既是一個同情心極強的人，對於這一點的資助，他並不以爲意的。

從這個時起，他開始從事長詩「惡魔」的寫作。這詩是詩人天才覺醒的初徵。內面是

敘述一個理想的青年詩人，爲着渴求真理之光，獨自向遙遠的東方飄泊：他誦過雅典，經過斐尼西亞的舊都，經過巴比崙昔年光榮的曠野，經過古老的波斯，最後走到可齊尼的山谷中。他因疲倦而睡着了，在夢中看見一個覆面的美女，他們談着真善的妙諦。夢醒時，美女已消逝了。這時候詩人陷於深沉的悲哀中，但仍奮力前行，追求這個已消逝了的夢影。最後他走到淒恰的差刺斯米安海岸，乘着一隻孤舟，越過危險的峭壁，穿過陰森的樹林，在一個苔痕漲綠的洞口之前，而他的腳不能移動，死神已降臨了：蒼白瘦削的兩手，扶着老松的枝幹，倚着蒼墓的峭壁，從此長逝了。

這是詩人雪萊一生的自畫像呵！詩人寄寓他的理想，追求他的真，善，和美。

第二年的春天，在瑪麗第二個孩子出世的時候，他把這部長詩出版了。

他們第一個孩子，誕生時是不足月的，體質孱弱，沒有多久便死去了。瑪麗異常悲痛，一時連出門的興趣都沒有。她坐在家裏結着線衣，沉醉在孩子的幻想裏，彷彿她底孩子還在人世。過後她太息了：

「我曾經是個母親，可是今天却不是了！」

琴茵依舊伴着雪萊在黃昏的河畔散步。她使瑪麗越感到煩惱。她相信琴茵已愛上了雪萊。但她絕對相信雪萊的忠誠和他底超人的道德。而且他和別的女人輒夜并坐，她以為是毫無危險的。然而當她訴說了自己的嫉妒和希望他叫琴茵離開時，雪萊却不能了解這種女人的感情，他以為這是一種庸俗的渺小的想法。不過他看出她們之間的感情的不調和了。

爲了這原故，琴茵終于暫時寄居別處。雪萊安慰着她，因爲她和他都不願分離，智慧和感情是連繫着他們呢，在沒有和拜倫認識之前。

一八一六年春天，瑪麗生了第二個孩子，名叫威廉。但雪萊和她的結婚，原來就受世人的非難。因此在五月間，他帶着一種憤恨的心情，像第一次由倫敦出奔一樣，携着妻子和琴茵，再離開英倫，經巴黎而入瑞士。居住于美麗的阿爾波斯山的萊夢湖畔。在那裏，雪萊開始認識了當時受盡了世人的攻擊和咒罵而去國的大詩人拜倫。這時拜倫二十八歲，雪萊比他小三歲半。

雪萊自然是讀過拜倫許多作品，拜倫也讀過雪萊的「瑪布皇后」，而認識他的詩作。

當時雪萊還沒有成名，但拜倫卻一看見他便知道他的非凡的天才。他的心裏覺得雪萊的

成就也許比自己更偉大。而雪萊早已從心底裏敬服着拜倫的天才。

從這時候起，開始了英國文學史上，這兩大詩人的友情。

他們都住在萊麥湖畔。雪萊租下農人的房子，拜倫是住在他們房子上一段地方的一間美麗的好房子。那環境是最好不過的，隔着萊麥湖的翠波可以望見日內瓦市和猶勒諸峯的美麗的風景。草原上的樹木是蒼鬱的。

雪萊和拜倫都喜歡水。在夕陽的餘暉還沒有消失的時候，他們，還有瑪麗和琴茵兩個女人，乘着船兒，慢慢地湖中划着。一邊享受着清風和四邊秀麗的景物，一邊傾吐蘊藏着無限的思想的源泉。他們討論着人生和自然，詩文和藝術。

每一次他們都談得多麼起勁，旁邊的瑪麗和琴茵，是靜悄悄地聽着這天才的講說。

但這是多麼相異的兩個性格喲！雪萊是一個純潔的沒有私慾私利的人，他是遊離現實的理想者，他澈底地從純情和美的觀點上去看人生。在他，宇宙是美的，美是被發現於大的調和中。他以為美及人類內心的善去跟物質和社會鬥爭便是人生。拜倫却是相反的，他是一個實體論者，有着客觀地觀察現實的能力。他覺得人類是惡醜的。他的心裡相信神，他只是

憤恨着神產生自己這種的人，造出這麼醜的社會。對於女性，雪萊覺得她們是美和善的化身。他憶懷着女性。而拜倫却當女人為可厭的存在，是享樂的對象。他輕視着女性。

然而，他們的傾談是不知道疲倦，純情的雪萊，雖然傷心於拜倫刻薄的見解，但却又不能不陶醉於他所表現的美！

他們天天在湖畔聚會着。

那時候，跟着他們的琴茵是戀子上了拜倫。她已找到一個理想中的人了。

在白天，她和他們一起遊玩着。在晚間，她便在雪萊家裏走上拜倫家裏去。拜倫是在寫作他的「柴爾哈維」第三篇。琴茵就為他抄寫。晚了，就在那兒過夜，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雪萊那邊來。

有一天，琴茵抄寫得太晚了，早上她給拜倫叫醒來，太陽已掛起山嶺上，她穿着睡衣拖着拖鞋，急急地跑回去，穿過一塊空地，那早起來的種葡萄的瑞士農人，在那兒做工，琴茵看見他們大為狼狽，急忙跑過以至掉了一隻拖鞋在蘋果樹下。為了害羞，沒有時間去拾起鞋子，便跑回去了。

純樸的農人看見她那窘極的樣子覺得很好笑，把鞋子拿到村長那裏說：

「這鞋子是英國的小姐掉下的，她跑了！」

這個故事是永久殘留在英國的文學史上。

自從拜倫接觸了這個永遠少年的雪萊的純情，他的內心感到詩興煥發，因此他在這短暫的滯留萊夢湖期間，寫了不少的著名作品。

他們的寫作不是關在房子裏的，他們時常去遊覽那著名的勝蹟：他們曾坐小船到對岸去看羅傑那市，那是百代史家吉波編纂羅馬衰亡史的地方。他們相携着跑進吉波住過的家裏去遊玩。他們又去看橫在對岸孟德列近磯的西倫小島，島上是遺留着古城堡，在那裏曾經囚禁過瑞士的愛國者波尼夫爾。當時拜倫看見那悲慘陰暗的小土牢，爲那獻身民族自由的戰士而生無限感慨，終於寫下了著名的「西倫的囚人」。而雪萊也有「蒙提·比安切」諸作。

沒有多久，那是八月廿九日，雪萊動身離開拜倫，離開日內瓦，帶着瑪麗，而且還帶着傷心的琴茵。因爲她已懷有身孕，雪萊不忍看見拜倫對她的冷淡的態度，拜倫對她是沒有甚麼深的情愛，所以雪萊索性把她也帶走了。

從瑞士回到英倫後，一件悲痛的事情便發生了，那是雪萊的妻子哈麗愛的死。她自從雪萊再次離開倫敦以後，更感受到失望的悲哀，而且她的行為不檢，爲了一時的刺激，便投身於常和雪萊浮氈船的沙片亭河死溺了。死時她是懷着孕呢。

當這消息落到雪萊耳里的時候，他非常悲痛，一連幾夜他都沒有安靜地睡過。深深地爲死去的妻子而哀痛。

後來他寫了「死」一詩，是哀悼哈麗愛的，到底他是一個多情的詩人。

在那年的冬天，雪萊就正式和瑪麗結婚了。在格列提·馬羅買下一間房子。

哈麗愛，遺留下一子一女，雪萊爲着愛護自己的孩子，向法院要求允許他帶到身邊來，可是遭受了拒絕。法官說他的思想是「不道德和亂倫」，不宜於教導小孩子，不允許他做他的孩子的保護人。

這個絕情的宣告，使雪萊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他滿懷悲憤。

但這一個擊打，却給予雪萊對人生一個大轉變。他過去一向都想用自己清純的理想去改進世界，宣說他的人類的美和善，而這一次他才深深地覺得自己是不適宜於現實的事業，開

始，他拋棄生活在空想思索中的世界了。

從此，真正的偉大的雪萊是生長了。

寒冷的氣候，損害了雪萊的健康。爲着這原故，乃於一八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瑪麗伴着  
他到意大利去旅行，寄居於列翰。這一次，他仍舊帶着琴茵的，而且還多了一個她去年生下  
來的女孩。

他曾因爲琴茵的請求，交託女兒亞列克拉的事情，幾次到威尼斯來訪拜倫。他以爲拜倫  
是會歡迎的，可是拜倫頑強地不肯再見琴茵。終於失望地把亞列克拉交給拜倫後，便和琴茵  
，瑪麗，還有自己兩個孩子一起南下。

不幸得很，在路上，他的幼女克列拉害病死了。

在失子的悲痛中，他完成了不朽的大作「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

他們再南過羅馬，在那兒逗留了一個時間，研究希臘拉丁之古籍及羅馬美術。沒有多久  
，他最愛的孩子威廉又害赤痢病死了。

威廉已經是一個三歲聰明的孩子。他是雪萊和瑪麗的最疼愛的寶貝。他有美麗的捲髮



，淨潔的皮膚，眼睛如雪萊一樣碧藍而熱情，而且開始喃喃學語呢。

他和瑪麗把愛兒的屍屍葬在羅馬一個英國人的公共墳場。在一個古墳附近的點綴着鮮美花朵的草地上，工人們掘開了一個小的墳穴。當那可憐的小棺木，消失在那冰冷的墳穴時，雪萊悲哀塞胸，不由痛哭流淚了。

命運是怎樣深刻而殘酷地迫害這個不幸的天才的詩人喲！哈麗愛，女嬰兒，克列拉，威廉，都從他的身邊一個一個地被可怕的奪走了！

瑪麗在幾次的悲傷和痛苦的折磨裏，已經失去奮鬥的勇氣了。雪萊領她到鄉間一個愉快的田莊居住。但一切對她都似乎變得暗淡。時常的追憶着那幼小的失掉了的人兒，不動而呆板的凝望着遠方。

她替美麗的威廉要了一塊大理石，和一些鮮花。當他們要離開那兒的時候。

在一八一九年十月，他們悄然移居于北方的福洛倫斯。在這個偉大的文藝復興的舊都。他們是不會感受到冷靜的。從山美尼亞的山上，可以俯瞰全城。紅房頂蓋，列然排露。亞羅河的濁流繞過古屋間。遠處風景，更使這兩個新的拜訪者心怡神曠了。

在這個文明的環境中，瑪麗重新浮露人生的旨趣。而且在這兒，她的腹中已懷有嬰孩。這使她從威廉死後才能露出初次的歡笑！

在這時期，雪萊寫下詩聖但丁的回憶，完成「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的續篇，和「西風歌」等名詩。

「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是描寫精神與物質的鬥爭，自由人與世界的宣戰。這是詩人歷來自身的遭受的苦惱的迸發啊！

「普羅密修士」爲了從天上偷了火給人類，觸犯天帝邱比特的暴怒，被鎖在北海冰雪的大岩上，受盡人間一切的苦難，寒冷和飢餓，每夜更有餓鷹的利吻。然而這一切，縱使可以磨難英雄的肉體，却永遠不能沮喪英雄一顆心。

啊，你全能的天帝！

全能呵，要是我會分有你暴政的恥辱，

我就不會被懸在這裏，

釘在這受鷹啄之刑的山岩上，

這裏是莫測的黑暗，寒冷與死寂；

沒有野草，或者昆蟲野獸，

沒有生命底形體與聲音啊！

呵，我！痛苦，永遠永遠的痛苦啊！

沒有變化，沒有休止，沒有希望！

我忍受着。……

這古代神話的悽慘，同時是詩人雪萊的人間的苦惱呢。跟着他又喊出倔強的聲音：

服從，你知道這我是決不的，

服從是甚麼，它只是

人類俘虜底死的印記，

像一根髮懸着一把劍

在西西里人頭頂上顫抖。

他能承受嗎？

我能屈服嗎？我決不。

讓別向罪惡諂媚吧，

罪惡坐在全能底寶座上，

那些諂媚者是不安無事的，

當正義之神勝利時，

從他底翅上洒下的是憐憫的淚而非懲罰，

爲着她自己底錯誤，

被那些作惡者過份地報復。

我等待着，我這樣忍受着，

報應的日子更臨近了。

聽啦，地獄底獵犬在叫嘯了，

看呀，天空在你底天父皺眉之下蹙額了。

因爲飢寒和餓鷹的啄食，身心在糜爛，「普羅密修士」向天空大聲叫喊，這不是當時的

雪萊倔強的反抗的呼喊嗎？他寄予這神話裏的英雄以愛自由，愛真理，愛正義，愛人類的偉大的思想。

跟着「解放了的普羅密修士」之後，他又寫了「自由之歌」，「雲雀曲」，「拿波里」等名篇。

一八二〇年十月，雪萊受了醫生的勸告，離開富羅倫斯到畢沙去居住，那裏的氣候較適宜於他底身體。那知另一個美和愛的追求，又在這時候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在畢沙有一家名叫聖安娜尼庵，寄居着一個不幸的少女安美麗亞。她是一個伯爵的女兒，母親生下她便死去。繼母嫉妒她長得太美麗，慫恿伯爵送入這一家地獄似的尼庵，虛度着她底寶貴的青春！

雪萊和瑪麗，還有琴茵，從一個朋友的口裏，聽到這一個悲悽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同情心，尤其是愛正義的雪萊。他表示對這事情的憤慨和關心。因此他請求朋友引導他到聖安娜尼庵裏去。

當僧人把少女安美麗亞帶上客廳時，雪萊給她底神聖的美容所感染了。她穿着一件黑色

的長袍。她的黑髮像希臘女神般簡單的結繫着。那如大理石一般蒼白的膚色，襯出她大而黑的眼睛的美麗。她底整體儼如在一個高明的雕刻師精心創造出來的無疵的女神。

雪萊的一生都在追求那神祕的美，他有着一個永不能滿足他的美的幻影。瑪麗的美雖曾給他一度以極端的震動，但他由于她底嫉妒而覺得她底卑微。可是現在，在面前的安美麗亞的身上，他自信已捉到這久爲他所追求的幻影了。然而這神祕的美的幻影，頗使他易感的靈魂受傷，因爲它畢竟仍舊存在於一個血和肉所造成的女人之中。

安美麗亞是憂鬱的，她在這個探訪者的面前自稱爲籠中的小鳥，而且出口成詩文，使雪萊驚奇她底卓異的天才。

當第二次探訪她時，雪萊還携着妻子和琴茵。她們都給這位聖潔的安美麗亞的魔力所降服了。瑪麗虔誠地送給這位可憐的囚犯以一些紀念的東西。琴茵却把她唯一財產——英文的醫籍都獻給她。雪萊爲表示他的真誠，呈上親自採來的鮮花，和用血肉寫成的作品。

此後，冷靜的尼庵常常道留下他或者她們的足蹟。這一顆不幸的孤寂的少女的心靈，開始給一種熱烈的情愛所撫慰着，溫暖着。

雪萊愛戀着她，不管瑪麗的不安。因為他正忙于在這少女的周圍構造一個追求的幻景。于是他完成了一首獻給她的著名的情詩「靈魂之歌」。詩中是以安美麗亞和瑪麗比之日月，同遺棄世俗的污穢，避居于多島海中的極樂島上。

然而，當這首名詩寫成的時候，可憐的安美麗亞在父親的意志下，給一個陌生的丈夫帶走了。而雪萊的柏拉圖式的戀愛也就成了泡影。

他告訴一個朋友說：

「我不願再看我的詩了！我歌頌的人兒原是一朵輕雲，不是一個女神！」

遮那港南去約六十里，近地中海有一個美麗的城市，叫列和西。雪萊一家在一八二二年的初夏，搬到那裏沿海的克沙瑪尼的房子住下。

這時候，他們和一個退職的海軍士官威廉士夫婦一起住着。威廉士夫人，是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敏感的雪萊常常從新的女性得到刺激。而在這種空氣的涵養中，他的詩才又不斷地抒發出來了。他寫成了幾篇贈威廉士夫人的詩。

他居在海濱，他愛水。天天伴着愛妻，琴茵和親切的威廉士夫人，瞻望着美麗的地中海

的綠波，他非常愉快，非常幸福。

他特做了一隻遊艇，取名「愛麗兒」。每于裕閒時，乘風飄浮于綠波。在藍色的清朗的南國天空下，浴着陽光，讓金髮給海風吹亂着，他愉快地給愛妻和好友們朗誦古代希臘的詩。

這雖是很愉快的生活，但雪萊仍舊是很窮的，爲照顧別人而消耗了他底收入。

每一個月，他都去理頓市銀行拿一次錢，回到家裏，他把袋子裏的錢嘩啦的亂倒到房間的地板上。然後拿起暖爐的灰鏟，把它堆高起來，再用兩腳踏平，又用灰鏟把它分作兩份，一份給瑪麗做家用，剩下一份又分作兩份，一份給瑪麗做零用，一份歸自己。而自己拿的，却是給哥德文，給琴茵，給英倫的朋友漢德們……

漢德是英國一個評論家。因爲他的自由思想而受政府的迫害和債主的壓榨，受着生命的痛苦。雪萊同情他底境遇。他在一個崇高的意念之下，取得居留畢沙的拜倫的贊助，決意把這一個窮困的女人和他底妻子兒女拯救出來。

經過無數的困難和耽擱，漢德和家人在六月底才到達理頓。雪萊和威廉士乘「愛麗兒」也到了。牠吃滿風像一隻美麗的蝴蝶一樣的駛進了海港。雪萊和久別的漢德相聚，于是同赴



畢沙，把漢德他們安頓于拜倫處。一切辦好了，便于八日晨，才和威廉士離開畢沙，離開他們的的朋友——拜倫和漢德。

那知這一次的離開，使他們和人世間，和他們的友人，愛妻和兒女，真正成爲永久的別離了。他們的「愛儂兒」在返回克沙瑪尼的途中，遭遇暴風，覆艇墮海而失踪了。

六天後，雪萊的屍體，浮上維亞銳吉亞的海邊。那美麗的臉孔，給魚咬得已認不清楚，因爲他的衣袋還存留着濟慈和希臘詩集，才確定是薄命的詩人。而威廉士的屍體也在不遠地方被發現了。

証實這不幸的屍體的人，是雪萊的好友醉洛理。他把這些遺骸埋在灘上的沙裏，以防海水沖走，便拼命的向克沙瑪尼奔去。

當他走進雪萊的房子，他說不出甚麼，等候消息的瑪麗和琴茵帶着恐怖的眼睛呆木地肝實他。

「沒有希望了？」瑪麗用盡最大的勇氣衝出這句話。

他沒有回答，走出了房子，把孩子們領到可憐的母親面前：「他們是沒有父親了！」

詩人的屍體，終于被決定在海邊火葬。這一天，拜倫和漢德都來了。

悲哀和沉痛籠罩着海邊。拜倫凝視着烘烘的火燄，他低沉地說：

「啊！鐵一般的意志！就是你的力量所剩下的一切……同普羅密修士一樣，你反抗天帝，唉，如今呢？……」

他的聲音中斷了，吱吱喳喳地响着，雪萊的頭蓋在火燄裏掉下來了。

「你呵，我直至現在所見的人海中，你是最善而沒有一點私慾的人，可是世人都誤解你！……」

身旁的瑪麗由於過度悲痛而暈倒了。……

詩人在人間上度過了短短的三十年淚一般的生活，就如此結束了一生。但他的內心的光却永久地照耀着後世人們的心胸呢！





德 歌

J • W • GOETHE •



## 歌德

我的體格和嚴謹的立身，

是從我的父親得來，

我從我的母親得到我的幻想

和樂生的氣概。

這是德國十九世紀大詩人約翰·沃爾夫岡·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敘述自己身世的一段詩。從這一段短短的詩句中，我們多少可以領悟到詩人的父親是一個怎樣嚴謹和體面的男人，母親是一個怎樣富於幻想，柔和而愉快的女人。這一點，他們都遺傳給歌德了。

歌德誕生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年幼的時候，父親就使他學習一些實用的科學和英法各國的文字。父親是希望兒子將來能成爲一個律師。但歌德却喜歡在母親柔和的指導下，去學習德國和意國的美的文學，此外他還時常學習騎馬和擊劍。

在父親的希望中，歌德自己也想將來有特殊的成就，但想成就的是甚麼，却很漠然。然而當時最引動他的，是詩人頭上的月桂冠。

因此他喜歡寫詩，爲了這，十四五歲的他便開始了第一個愛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開端：歌德有一個青年朋友辟拉黛斯，素來很欽佩歌德的詩才，時常稱讚他。有一天，他們在路上碰見了，大家高興的談笑散步。這時他們又遇到辟拉黛斯的一個朋友，他立刻給歌德和他的友人介紹，同時當着朋友面前，大讚歌德的天才。

「你那一天不是看過那首詩麼？」辟拉黛斯高興地指着歌德說：

「這位就是它的作者！」

「噢，他寫的？」那青年望了歌德一眼，露出不大相信的神氣說：「那是不平凡的作品  
啲！」

「哎呀得很，確是我寫的！」歌德補充着說。

「你不相信嗎？好的，出一個題目來吧，他準可以立刻寫出來！」稱讚的朋友不服氣地  
提議着。

爲自負心所驅使的歌德，這時是同意的。那青年就拿出一本筆記簿子來，而且出了一個題目——是一首情詩的題目。內容是要用韻文代一個妙齡的少女寫給一個青年表示愛忱的信。歌德拿過來一會兒就寫成了，體裁在俚語與戀歌之間，同時他朗誦給他們聽。

『可不是嗎？這不是一首動人的詩！』粹拉黛斯興奮地肝着朋友那張露着驚嘆表情的臉孔，愉快的拍了他的肩上一下，證明自己的稱揚是不虛的。

『那麼，這首詩就送給我吧！好麼？』那個青年要求着。

『這是你的簿子啊！』歌德有趣地說，而且提起腳步來和他們道別了：『那麼，下次再見吧！』

過了幾天，他又和粹拉黛斯的朋友見面了。這位新朋友告訴他：那首戀愛詩已給作了開玩笑的工具，被送到一個近來鬧着單戀的朋友那里去，而且那首詩是被僞署上那青年朋友所單戀着的少女的名字。他得了對自己表示愛忱的信後，歡喜若狂，以爲好事將成，想立即回信給她，可是自己寫不出動人的回信。他煩惱着……

『當時我就介紹你，在他面前我特別稱揚你詩的天才。』那位新朋友興奮的講述着：



「他托我立即找你，請你代筆呢！……哈哈！怪有趣的事情！」

歌德沉吟着。他想了一會，才答應了。

於是那位新朋友代單戀的青年指示信中必須具備的條件，歌德把它一一紀錄下來。

又過了幾天，故事才是真正的開始：歌德受了辟拉黛斯之請，到他家裏去參加他們的晚餐會。據說，這晚餐會是由單戀的青年出資，來酬謝歌德替他作戀詩的。菜色是很平素。他們一邊飲葡萄酒，一邊談笑。那位作主人的青年竟與奮得把那篇戀詩得意地當眾朗誦起來，好像是出諸他的手筆一樣的傲慢。這種卑劣的欺瞞，使年輕的歌德有點憤然和嫌惡，他很想借個機會離席。這時候酒瓶空了，席間有人在呼女僕取酒。女僕已睡去，出來招呼的是一個妙齡的少女。她的美麗，使歌德當即打消了離席的心意。她代他們買了酒回來。

「謝謝！嘉萊德萱，你也來湊湊熱鬧吧！」辟拉黛斯向那美麗的少女打招呼，從中讓出一個位置。她從容大方地坐下來。

「嘉萊德萱！」歌德心裏暗自記念着。他那雙帶着無限深沉的眼睛，時不時飄向她那邊去。她那在燈火映照下呈着微紅而混雜着象牙色的側臉，嬌小的咀兒……把歌德的心靈整

個兒捉住了。

「這杯祝禱大家健康快樂！」她舉起杯來，長睫毛下的深藍的眼睛向大家環視了一下，愉快地和大家一齊喝光了。

「有一點要請大家原諒的，我希望說話輕輕點吧，現在夜是深了！」

她柔和地勸着大家，她坐了下來。是的，大家太興奮了，大家都沒顧慮到這一點。但是大家都樂意聽她的話，直至散了席。

她是辟拉黛斯的從妹，寄居在他家裏的。

從這一天起，歌德平靜的心情給激動起來，一個具有極大魔力的美麗的影子深深地潛伏着。他不能像往日般安靜地久坐在書齋裏。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他的心吸到那一邊去——他很想見見她。這可給歌德帶來了煩惱，他不能憑空藐然的跑到她那里去和她接近。

後來，他曉得她常到教堂裏去做禮拜。歌德就爲了她而踏到教堂去。他的眼睛在無數的位子上找尋，在左邊石柱下，他發現了那張美麗的臉孔——他暗暗地愛着的嘉萊德登。他裝做沒看見的樣子走過去，在她附近一個位子坐下。可是他的心跳得很利害，時時偷望她，他

想借故對她開談，可是話溜到喉嚨裏，怯怕的心理又把它吞下去了。只好讓時光白白地溜過。當做完彌撒的時候，她站起身要走了。歌德又不敢跟在後面。只有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時，才點頭招呼，但這對於歌德是無上的快慰。

一天，機會來了。那些朋友又去作弄那個戀愛的青年，用了種種的證據，使他相信他署名送出的情書，確已到了對方的手裏，使他渴望着復信的到來。另一方面，他們又來找歌德，請他預備少女的致青年的復信，盡情地寫得幽婉情深。這個請託却無異給了歌德接近嘉萊德萱的機會，歌德爽快地答應了，而且立刻着手寫。但他拿起筆來時，在他的心目中就以嘉萊德萱作為寄書者的模特兒，以自己作為收信人的模特兒，一字一句，都極想像的修飾。那時，他自作自吟，感到無限的快活。

約定的繳稿日期一到，歌德便帶着詩稿前往。到了辟拉黛斯家裏，時候還早，青年們尚未到來，他想念的少女却坐在隔窗下紡紗，廳里只有辟拉黛斯一人坐着。他一瞧見歌德就跳了過來。

『寫好了嗎？』

「早已寫好了，在這裏！」

歌德故意坐到窗邊的椅子上，把稿子拿出來，自己的心已跑到隔窗下那邊去了。他締聽着那帶有音節的紡紗聲。

「你別誦吧！那是有趣的。」辟拉黛斯看了一回說。

「好的，你聽着——」

歌德輕快的讀起來。他一邊讀，一邊從窗縫間偷看紡紗少女的芳容，到他看見她臉上浮起了紅暈，他就把想像中她對他所說的熱情的語句，更格外起勁地讀。辟拉黛斯屢次指示必須修正的地方，妨礙了他的朗讀。原來這寄信的少女的境遇和隔窗的嘉萊德萱不同，那是一個市中有名的貴家小姐，他擬的稿子，本來只適合於嘉萊德萱。對於這，歌德依了他的話，一一再加以修正。辟拉黛斯在歌德改稿的當兒，不知到那兒去了。他那時孤單單的凝思於修改，覺得非常麻煩。

「唉，何苦幹這種無聊的事，不如索性不要好了！」

歌德不覺自己這樣叫起來。那知這話落到隔窗的嘉萊德萱的耳朵裏，紡紗聲立即停了。

她走了過來。

意外的，歌德得到和她交談的機會了。

「你的話是對的，歌德先生。」

她走近他的面前，態度從容地對他說：「我覺得這作為有甚麼意思呢？不是太無聊嗎？我希望你不要參加吧！」

「是的，我也會想到。」歌德同意她底話。

「我看你的稿子還是藏在衣袋裡，不要再拿給他們。」

她寧靜地望着歌德，那態度的溫柔更使歌德感到一種愉快，他點頭悅服了。他說些感謝勸導的話。她深深地領受這少年的心意了。她正如歌德傾醉於她一樣而有點兒傾醉了。她拿起稿子，低聲地吟讀，歌德靜聽着，心里火般的情感逐漸在燃燒。他想：他此刻不是聽着萊德萱在讀她給自己的信麼？

「寫得真好！不過，這樣好的文字却這樣浪寫！」她深藍的眼裡，溢流着無限的熱情，她爲他的才能而感動，而愛慕。像觸電一般，她像失去了理智，雙眼深情地望着他。

歌德不像以前那樣地心怯了。他鎮靜着，一種愛的力量沖擊着他，使他大胆而含意深長地對她說出一句這樣的話：

「假如你有一個敬愛的青年，你對於他願寫出這樣的信嗎？」

她默然了一會兒，眼睛盯着信稿上，而她的手却把稿子移過去，用筆在稿子末端寫上她自己的名字。

「啊！你……！」

歌德狂喜之極，想去吻她，却被拒絕了。

「你快走吧！等一會兒，他們要來了！」

嘉萊德督促着。歌德記起，也就拿着稿子走了。

回家以後，歌德躲在書齋裡，靜靜地回想着他和嘉萊德壹那一刻間的幸福。他喜形于色，禁不住拿出那署上姓名的信幾百次反覆地誦讀，吻她的署名，心里感到畢生最大的愉快。但是，他却不敢再去訪她，因為他怕薛拉茲斯等人的責難與追索。只好讓自己過着幻想的日子。

在第二個星期，那些朋友們在野外集會，又來找歌德去。對於他攜稿逃走的事，却加以責難，因為現在他們又託他撰婚禮詩和送葬詩，聲明這次都是正當用的，不再玩那架空的把戲了。關於這一點，歌德答應了。他想：這一次他又可以和嘉萊德會面了。……

每一次的聚會，歌德每次都參加，而每一次他都能和嘉萊德會見而：他們燃燒着愛戀的情火，乘着機會，暗地裡在一起吐談心內竊藏着的話語。……

一次，聚會中一個年紀較長的青年，他明白歌德的家世，託歌德向市政府介紹職業。在苦苦的糾纏和要求下，歌德不得不收下那青年的履歷書，向他的外祖父請託，以完成那青年的心願。……

那知，他們時常這樣的聚會或遊覽郊外，雖然造成歌德和嘉萊德會話的機會。而不幸的事情，竟因此而發生了。

有一天，歌德還沒有起來，他舒服地躺在牀上，作着美麗的夢幻。突然母親匆忙地跑進房裏來，粗暴地叫着：

『你還這麼窩意地躺在牀上？你父親在發怒了，你知道嗎？』

歌德吃了一驚，跳起來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

「你近來交接的是什麼朋友，你知道麼？他們都犯了法，不，連你也在一起，事件已鬧到官廳里去，參事官立刻就會來，你父親在發怒啊！你躲在這裏吧，不要出來！」

母親說着神色慌張的跑出去，留下歌德在驚疑着。不明白，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參事官是他父親的朋友。他走進歌德的房裏來，執了歌德的手，溫和地詢問歌德許多事情，這些事情都是歌德曾經所做的，如有沒有薦某青年給市長，有沒有到辟拉黛斯的家，有沒有替人家寫情書，……歌德都一一照實回答。

「關於這些事，我都是被邀請的，我相信這是不會有甚麼大的相干！」

「不，你的替人寫情書的行爲，在法律上是等于文書偽造，本身雖無心作惡，實際已犯了法！」同時和善的參事官告訴他，那些青年朋友們已被認爲惡黨，開始被偵查了。臨走的時候，他鄭重地叫歌德暫時不要外出，留在家裏。

那些青年朋友究竟犯了什麼罪？如果被逮捕到法庭上，他們將受何等的苦楚？我的嘉萊



德萱會受到連累嗎？……歌德坐在房間裏的椅子上，內心感到種種的疑懼，尤其是他幻想到心愛的嘉萊德萱一旦被牽累而被責罰時，他更焦灼得在房裏走着，一種自疚的心情侵襲了他，他終於倒到地板上哭泣起來。這樣苦惱的日子他過了兩天，第三天，母親跑來告訴他，事情已經大白，他並不犯罪，可以自由了。

歌德聽了當然歡喜，但他忘不了他的朋友和戀人，他天天希望他們也可以不受刑罰。在晚上，他憂慮到睡不着。他的心緒異常的不寧，終於病倒了。

母親和父親們忙亂了，天天替他請醫覓藥，後來病漸漸好起來。他們就告訴他，官廳對於那些犯罪的青年，已作寬大的處置。案情就此結束，但他所關心的嘉萊德萱却離開本市，回到她自己的故鄉去了。

「啊，她走了！」

歌德暗暗地歎息着，內心仍舊不能得到一點兒寬慰。因為他曉得，她的走不是自願的移轉，乃是屈辱的放逐啊！……。

這一頁悲劇式的浪漫史，深深地刺痛了他少年的純情的心兒。這愛情好像美麗的玻璃瓶

子被破碎了一樣，他感到一場空！

但，沒有多久，這年輕的愛戀的傷痕漸漸地給忘却了。在一七五六年十月，那時歌德才十六歲，他的父親叫他到萊勃茨大學去讀書。萊勃茨是當時德國一個最有聲譽的大城，那裏的大學是全國最高的學府。著名的文人學者如葛瑟，格勒雨特等，都在校里任教授之職。

當歌德脫離父親的羈束，來到萊勃茨的時候，他是高興和快樂的。那種情形在當時給一個鄉間友人的信里他這樣比喻着：

好像一隻自由的鳥兒，

逍遙在美麗的林中，

享受明媚的風光。

舉起一雙翅膀，

唱一曲小歌，

飛過一顆綠色的樹上……

經過沒有多少的時日，歌德的快樂便變成愁苦了。他那活潑奔放的天性，是不適合於謹

守繩尺的萊勃茨的交際社會，尤其是呆板的課堂生活他過不慣，那一般大學的教授們的機械見解，都使他討厭，以致對功課，他提不起興趣來了。

另一方面，歌德却開始他放浪的生活，他認識一些好遊蕩的朋友。他們時常穿了一身嶄新的時裝，到城裡各處尋歡作樂的地方去玩要；他們是戲院的長客，酒店的老主顧。歲月在尋歡作樂的時間中消磨去，留給他的只有那些所謂人生的經驗。

但那時歌德也有許多有益之交遊。由他父親的介紹，他認識了波美教授，和教授的夫人。這位教授夫人是一個見識高超的女人，她不但教給歌德種種關於社交上的禮貌，也啓發他鑑賞文學的能力和批評的原素。從她那裡，年輕的歌德覺得自己作品的幼稚。失望於自己的作品，懷疑着自己的天才，這也許是文人在向上奮鬥中必須經過的一段路程。於是歌德在一時憤懣擾亂的當兒，把自己寫好的許多稿件，都丟進爐火中燒掉了。

除了波美夫婦外，他還認識了城裡美專學校的校長耳濟爾和他的女兒。從她父親那方面，歌德學習美術的原理，從她那方面，歌德得到了高尚的友誼。一個給他學術上的奮興，一個給他精神上的歡愉。歌德和他們始終保存着很密切的關係，純潔的交情，不斷的通信。而

歌德與她之間，只有慰藉與同情，從沒有愛情的成份交雜在裡面。

但在另一個場合，歌德却熱烈地戀愛上一家酒館主人的女兒——葛德。他天天和朋友到那家酒館里去促膝談心。葛德常提壺款待他們。

葛德是一個身材綽約的十九歲的少女，臉兒圓勻而可愛，舉止溫柔而爽直。她並未受過高等教育，但她却聰明靈活，天生給她一副易受感動的心腸。她和歌德天天相見，歌德的中飯她幫他預備，在晚上她帶給他酒菜。她盡心地款待他。在每次酒闌客散之後，歌德總留下來，她的弟弟奏着鋼琴，歌德則吹笛相和，葛德靜心傾聽。那是多麼快樂啊！有時還扮演戲劇，歌德和她總是當着情人的角色。大家雖諱交未久，但愛的火焰已在他們年輕的心里燃起，在他們的生命里開出一朵幸福的花兒。

有一次，在表示他對於金錢與階級的輕視以後，歌德寫給朋友的信里說：

『我愛上一個沒有地位又沒有財產的姑娘，同時我也初次覺得真的愛情所給與的快樂。』  
在一個愛的歷程上，免不了的，時常要湧起風浪，苦惱着戀人，那風浪我們叫他做妬忌，不幸在歌德與葛德之間，也捲起來了。歌德因葛德對他態度的冷淡而懷疑。一次他病了，

還勉強到戲院裏中去探望她，那知這一次幾乎使歌德發狂，因為他看見她和另一個男的在談話。……

所以，在這樣的愛情的進程中，歌德不但磨難了自己，又磨難了他的情人，以發洩他的猜忌。以致後來有人正式向葛德求婚時，她就毫不遲疑地捨棄歌德，而投入另一個新的戀人的懷抱里去了。

受了這個愛情打擊的歌德，便過着放蕩的生活，加以無節制的飲食，終於犯了出血症。他在疾病稍愈後，才帶着不安的心情，柔弱的身體，學尙未成便歸家去了。那是一七六八年九月的時候。

臨走，他並沒有去和葛德辭別，但返家後他却給她和她的家人一封信：

「……至於我在走時未曾前來辭別，我希望你們能寬恕我。那晚我實在到過你們住宅附近，真的，已走到門前了，我看見你們的燈光在點燃着，就一直走到樓梯下；可是，我再沒有勇氣走上去。倘使我上去了，這是最後的一次，我怎樣能再走下樓來？」

歌德回到他古舊的家鄉——佛蘭克福——來，疾病把他關在房內。父親嚴勵的目光時時

注視着他，這對於歌德是一個多麼枯澀無聊的時期啊！母親的慈愛雖不改，妹妹的深情更加增，鄉間雖也有幾個他可與交往的姑娘，但是這些都敵不住病虛的煩擾，與家中沉悶的空氣。

後來他的病漸漸地給醫好了。

一七七〇年三月，父親又叫他到史特拉斯堡去重修他的法律學業。

到了史特拉斯堡後，法學依舊不能引起歌德的興趣。但這年他交遊的朋友，都對他一生有着很大的影響，尤其是那個比他大五歲的赫爾德爾，更能够啓發他的天才，給予他不少的精神養料。赫爾德爾是一個偉大的詩哲，許多人說，沒有赫爾德爾，便沒有歌德。歌德生平得力於赫爾德爾，由此可想而知了。

那時候，赫爾德爾患着目疾，有點不如意，便會生起氣來，可是歌德却忍耐地真誠地向他學習。赫爾德爾開始對他說出一種偉大的自然詩學，把舊日那種平易的見解根本推翻。他除了接受赫爾德爾的藝術見解之外，凡赫爾德爾由研究康德和哈曼得來的各個偉大思想，他都盡量地接受過來。從赫爾德爾那裡他得到一個偉大的正確的艺术標準，認識各個民族的文

化特性，知道一切偉大的作品，只能從自己的內界產生出來。

在史特拉斯堡，歌德除了和赫爾德爾那些人交遊外，他還認識了一個牧師的女兒，而且和她又產生了一段情史，點綴着他一生。關於這一個故事是值得我們來詳細敘述的，因為歌德直至年老的時候，對於這一段戀愛史還是念念不忘呢！

這個牧師的女兒叫芙蘭德麗克，她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女，天生的麗質，既是嬌美，又復多情，在鄉村中間，要算是一個最可愛的姑娘了。父親是個中年牧師，人很和善虔誠，十分忠於他的職務。在家中除了父親和母親外，她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們的家是在離史特拉斯堡二十里的一個小村落，叫沙生海姆村。一家人很舒適地住在一所古舊的農家村舍，過着簡樸的日子。在這個牧師的家中，歌德欣然而來，黯然而別，於此匆匆的十個月中，留下了這段可歌詠的愛情故事。

那是一七七〇年十月中旬的一個早上，歌德陪伴着友人，來到這小鄉村拜訪那位中年的牧師。在一間清靜的屋子裡，他們找到了牧師。他獨自在家裡，別的人都到田野去了。歌德和牧師照例大家寒暄一番，談論着人情世故。那些到田野去的人們陸續回來。最後芙蘭德麗

克才輕盈地出現在歌德的面前：她那纖弱的身段，金黃的頭髮，深藍的眼睛。帽兒還掛在臂上，裙兒却遮及膝蓋，她那輕盈活潑的體態使歌德平靜的心激起一陣不能自主的跳動。

歌德的友人是牧師的親戚，他們開始了家常瑣事的談話。而芙蘭德麗克經一番介紹後，在歌德旁邊坐下，間中也插着咀。但她自己覺得莫名其妙的，時不時留意着這位新客人，似乎有一種東西吸引她這樣做。

當晚飯過後，芙蘭德麗克伴着歌德在月下散步，談笑。那時候，溫柔的月色沉浸着這一雙青年的男女，愛神的羽翼漸漸在撲動，歌德的心已被束縛住了。在月色的朦朧里他看不清她的面貌和表情，但從她活潑的行動上，直率的談話中，他看到了她的心，真純地在他的面前披露着。

當歌德回到自己的寓所後，腦子裏掀起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她有沒有跟人訂婚？有沒有了愛人？但這些問題在他關切的詢問下，都得到一個滿意而高興的答覆：「沒有！」

跟着歌德又到那小村去，和芙蘭德麗克相聚了數天，有時他們坐在深林的長凳上親手，有時坐在茉莉花的亭子下談着故事，有時又到綠色的田野外雙雙地散步。愛的種子早已深深



地播下去。以後他們就通起信來。歌德第一封信是這樣寫：

「親愛的新朋友，——

我並不懷疑用這個名字來稱呼你，因為倘使我稍懂得一點眼睛的表示，我的兩眼在第一次閃現時已在你的眸子里找到了友誼的希望。至於我們兩顆心兒的相應呢，那我更可以相誓。溫柔美好像你那樣的人，當我這樣的愛你時，如何能不回給我些微的親密？

親愛的朋友，是否我有些話要對你說，那是沒有問題的；可是爲什麼我現在要寫這封信，我又想寫些什麼東西，這却另是一件事了。從我的內心的願望里，我注意到這一點，我十分希望能立刻就在你的旁邊；這樣，在熱鬧的史特拉斯堡中間，這信箋就成爲我真正的慰藉了，好像一匹生了翅膀的馬元，能帶給你同樣的欣慰。假使你清靜的時刻，也覺得與友人隔別的悵惘……」

歌德還對她說，在走路的時候，他唯一的想念，唯一的快樂，就是希望再看見她。但這希望沒有多久也就實現了。那是聖誕節來臨的前一兩天，他利用這機會到牧師家裏去探望他的愛人。這一次，他的來臨雖沒有預先通知，而他的美蘭德麗克却早已站在門前等待着

，那刻刻不忘的相思竟使她意料到他的來臨。她是怎樣愉快的接見着心愛的人兒啊！她活潑地跳到他的跟前，緊緊地握着他的手，柔和輕聲地在他耳邊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曉得你是會來看我的！」

日子匆匆地過去，愛情漸漸地加增，最後，在一刻歡樂到了極點的時候，他們忘懷了一切，歌德的咀兒碰到他愛人的櫻唇，一個溫柔的接吻，一次緊緊的擁抱。於是他們就互相誓約，此心不渝。但這時候缺少的只是正式的婚約。

有一次，牧師的一家從鄉中來到史特拉斯堡，探訪他們的親戚。歌德和美蘭德麗克乘着這機會又相會晤了。

那時候，美蘭德麗克雖穿着鄉村的樸素的服裝，但在那些穿着時裝的城市婦女里，却失去她的豔美，和使她感到傷促不安。她很大方安然地靠近愛人的身旁，天真而又活潑地談笑；她和歌德都感到他們愛的驕傲。

但誰料此後的日子却又變成灰色的呢？愛情的悲劇就跟着形成。這也許是詩人所想不到

的吧？

那是一七七一年的初夏的一天，歌德到沙生海姆村來。可是這一次，他的愛人病倒了，歌德就在她家裏住下，天天伴著病人談天。足足住了四個星期，但在這些日子里他是感到煩悶和不快。……

在八月初旬，歌德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他決定辭開史特拉斯堡，雖然愛人的影子深深地牽引著他，但他一時的決心克服這情感的懦弱，決定拋離他的愛人。臨走，他到她的家來和芙蘭德麗克作最後的談別。……

在一場悲愁的敘談後，歌德跳上馬去，芙蘭德麗克呆立在馬下，她緊握他的手，眼眶淌著淚光，她彷彿在做夢似的，偶然的會合，倏忽的分離，她幾乎說不出聲來。

「親愛的，你當真要……走了？……」

「唔，親愛的，我們會再見的！」

歌德的聲音也微微顫動著，但他忽然放下愛人的手，揚起鞭來，馬兒向著來時的小路跑去而消失了。

我們的詩人是學成回家去了，可憐的芙蘭德麗克，後來却終身未嫁，只做了詩人一生的點綴，供後人的景慕！

然而歌德和芙蘭德麗克的交情，不單是在歌德的生活史上可當作一段佳話，就在德國文壇上也有極大的影響，因為歌德爲了和芙蘭德麗克的戀愛，啓發了他的天才，他寫了不少有價值的愛情詩，這些詩在德國文學中竟是空前的。

在這裏特舉出一首敘述他對芙蘭德麗克的愛的著名的詩，題目叫「聚散」：

我底心亂跳，我匆匆地上馬，

好像僥勇的戰士含笑出戰，

暮色掛在山腳，

催着大地睡眠。

翠濤迷霧的柞樹，

好比高聳的巨蠶，

從叢林裏探出的黑眼，

動搖無定。

空濛濛的月魄，

衝着山積的浮雲。

涼風駕起他的輕翼，

在我底耳傍亂滾。

黑夜的恐怖，

可敵不過我底活潑清新；

我底血管裏是怎樣的燃燒！

我底心胸中是怎樣的熱情！

我看見了你，從你美麗的眸子，

得到柔和的歡悅；

我底氣息爲你喘動，

我底心是屬了你。

映着玫瑰的春光，

堆滿了你的臉上，

你對我底柔情我誓于袖前，

但是我怎能配受你的哀憐！

恨煞催別的太陽，

照得我心頭愁鬱，

在你的吻中是怎樣幸福，

你的眸子是怎樣悲痛！

你走了，我低了頭，

淚珠濺糊了我的眼睛

呵，你的相愛，是怎樣的欣幸，

呵，愛情，是怎樣的光榮！

歌德對於芙蘭德麗克的愛，後來內心很自疚，他覺得自己未免太輕薄了。于是他唯有借文學的幫助來懺悔他這次的罪愆。……

歌德這一次回到故鄉之後，仰承他父親的意旨，做了一個律師。他的第一部驚人的戲劇「翟之」的初稿是在這時候脫稿的，但爲了牠不夠成熟，沒有發表。

在一七七二年五月初，父親又送他到維刺拉爾城法院裏去做一個見習官。在這個時期，一個動人的戀愛故事又發生了，而且這個故事又使他產生了他一部偉大的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主要因素。

當時做見習官的歌德，是空閒的，原因他看不慣當時法院裏的腐敗和種種黑幕，索性不參加法院的工作。他天天跑到城外附近一個叫做嘉爾賓亥的村莊裏流連風景，同一些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們嬉戲。有時又和朋友們常常到一家「太子飯店」去進膳飲酒，過着無憂無愁的優遊生活。這時候，他認識了克思諾，一個品格高尚而品性靈爽的青年。他和歌德有着密切

而崇高的友誼，這友誼是表現在下面的動人的故事中。

那是一七七二年六月九日，嘉爾賓亥村的青年們發起在村中開一個跳舞會。交遊廣闊的歌德當然是參加的，他約了兩個女伴去對舞。他們一起坐馬車赴會，但她們還得去接一個女友夏綠蒂小姐。車子經過了公園向獵莊進行，當抵達了莊門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下車後，他們敲了門，一個女僕來應門，請他們稍等，因為夏綠蒂小姐就要出來了。歌德却獨個兒的走過庭院，上了石階，推開門，一位長得非常豔麗而碧眼金髮的少女，立刻映進他的眼簾：她穿着一身簡樸的衣服，飾着淡紅的緞帶，她正切着麵包，分給一羣圍繞着她的小弟妹。分得麵包的孩子便高聲呼謝跑開，有的跑到門口窺看來臨的客人和馬車。

一切分配停當，夏綠蒂跑了出來，她莊重而抱歉的對她的來客說：

「對不起！麻煩你們到這兒來接我！爲了換衣服和打理家務，我幾乎把小弟妹們的晚餐忘了。」

她和女伴們說些隨便的客套。但當時歌德整個靈魂已被她的容貌，聲音和舉止所吸住了。當她回去拿東西的時候，他才恢復了原來的鎮靜。……



歌德素來是最歡喜孩子們的。那時他就走上前去逗弄他們。可是對這陌生的人，他們都感到一種害羞和畏縮。

『啊！不要害羞吧！和這位哥哥握手！』

夏綠蒂走了出來，她叫着那個退縮的小弟弟，他果然聽話的和歌德握手了。歌德不由竭誠地吻着他。

這時候夏綠蒂吩咐小弟弟一番，才放心地坐上馬車去。

在車上，她和女伴們互道寒暄，互相品評衣帽飾物，和這次所期望的會中的情形，後來又轉到讀書的上面去。

『上次送來的書，讀完了嗎？』一個女伴問起夏綠蒂來。

『這個嗎？沒有。』她說：『我不大愛讀它，明天可送還給你。』

歌德問那是甚麼書，她告訴了他，並且批評那書的內容。從這些話裏，歌德看出她的聰明與人品，而且每一句話，在歌德聽來，是富有美媚之力。

『在幾年前，我是喜歡看小說的。』她說：『有了空，我便躲在房裏聚精會神地讀。可

是現在，讀書的時間少了，那麼就要找一本合意的……」

歌德壓制不住內心的情感的衝動，也把自己對讀書的意見，盡情地說出來。直至夏綠蒂向那兩位女伴說話，他才記起她們，並察覺她們默坐着。

歌德一邊和她談論着，一邊是傾注地凝視着她一雙明眸。她那溫馨的櫻唇，和鮮嫩嬌艷的雙頰，一切都使歌德感到喜悅和陶醉，好像墮入一個迷惘的夢的世界裏一樣。

下了車，面前輝煌的廳堂中，衝出一團喧鬧的音樂。

於是，那些快活的青年們開始他們的「美侶愛」舞了。

歌德挨次和女伴舞了一回，後來他要求和夏綠蒂共舞，她答應了。

在這一次的跳舞中，歌德是怎樣的快慰啊，他輕輕地環抱着全場中最可愛的人兒，他們輕捷地翩翩地四處跳舞着。歌德彷彿感覺得全場只有他和她的存在。……

但舞還沒有跳完，天上忽然閃電和行電，接着洒下了粗點的雨。這可把這場高興的聚會攪亂了，一切都停止下來。……

然而歌德已開始墮進情感重量的薰陶里去了。他愛上了她。

第二天，歌德去訪問她。而且以後，他成爲她家中一位時常來往的客人了。

夏綠蒂的弟妹非常喜歡歌德，因爲他是懂得怎樣去和他們在一起玩耍，有時他帶來一些禮物分贈給他們。就是夏綠蒂的父親也喜歡他，簡直把歌德當作兒子一般看待。所以歌德一踏進他們的門檻，他們高聲的歡迎着：

「歌德博士來了。」

但夏綠蒂呢？她在一個多才多藝的男子緊緊的追求和崇拜下，她的心被激動了，一種不能控制的意志，使她每次都樂於接近他，正如小弟弟們樂於接近他一樣。

「唉！一個多麼有光輝的人物啊！」

她在寂寞中想起歌德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是愛他的。可是這却使她感到異常的徬徨，萬分的爲難。因爲她是早已許身給克思諾的，一個爲她敬愛的人。而且他和歌德又是一雙最密切的朋友呢。

老天竟專與人作對似的而這樣安排下來，但是克思諾是有着那種坦然無忌的胸襟。他看見自己的朋友這樣疑情於自己的未婚妻，一點也不猜忌。因爲他相信夏綠蒂的信守不渝和他

朋友之誠實可靠。

可是歌德却因此而陷於極端的煩惱中，自從他曉得克思諾與夏綠蒂之間有了一種婚約以後。

「啊！天，這是怎麼一回事？叫我怎樣做呢？」他苦惱地自疚着，他恨自己這樣的不察，竟愛上攀友的未來妻子。於是他決意不要擾亂這一對情人的安寧，而且他也自己相信，夏綠蒂不至誤會他愛慕之情。

然而，愛戀畢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愛火一經燃燒着了，就越燒越烈，那能一時控制得住？他對夏綠蒂鍾情越深，衝突的可能性也越大，雖說不是故意惹起來的。不過，他們三個人都很知道，使一些由歌德的熱情所引起的風波，用怎樣的方法平息下去。一天，歌德情不自禁的和夏綠蒂接了一個吻，夏綠蒂毫不相瞞的告訴了她的未婚夫，當時她察覺他有點生氣，她就對歌德冷淡地招待。更在一個晚上，歌德從一個村莊回來，他看見克思諾和夏綠蒂並坐在門前，便摯誠的把一束帶來的鮮花送給他們。但他們把那束花擱在一邊不理，歌德察覺了，一陣的失望和心痛，索性把花拋到地上，說着一些比喻的話。然而克思諾在那個夜

半還伴着他去散步。歌德還說些奇怪的話，充滿着悲憤和幻想。到後來，他倆却在月色照耀下靠著一幅牆，相視大笑。他們就這麼用莊重而談諧的態度來消除友情間的一切磨擦。事情過後，各人的心上卻沒留存下一滴的污點。

事情發展到這步，歌德也感覺得這樣跟夏綠蒂糾纏下去，是免不了有一場悲痛。

『爲什麼不早一點離開這兒呢？』

他常常這樣想，而每一次他的眼淚便從痛苦的心坎上潛流出來。實在說，他怎能離開那已奪取去他一切心靈上的慰藉的人兒啊？雖然朋友們也這樣的勸他。而他却一天天的過下去。

克思諾始終是敬愛着歌德的。一天，他們一起地過着歌德的生日，而且克思諾送給歌德一本精緻的荷馬袖珍本，爲了攜帶的便利。歌德對於這崇高的友情感到無限的珍貴。

然而歌德終於拿出最大的決心，決定離開他熱戀的愛人和敬重的好友。兩個星期以來的游移，在一個沉痛的理智的念頭下命定了。

在動程的前一天晚上，克思諾是不知道的，他約了歌德到夏綠蒂的花園里來。

歌德是帶着一種迷惘而痛楚的心情來了。他站在栗樹下的屏台上，望着西墜的太陽——他淒然的想：

「這是最後一次了。」

在那裏他曾和夏綠蒂并肩的看過那綺麗莊嚴的景色。以後，他想：——那只好在夢里去發掘了！

這時候他的心頭交織着過去的幸福和目前的苦惱。約莫有一小時光景，他看見夏綠蒂和克思諾來了，他上前去握住她的手，而且深深地吻着它，他覺得自己有點兒戰慄了。

月亮從葱鬱的山後升上來，給這個美麗的園裏帶來幽靜的瓊光，破碎的林影。他們在一個幽靜的場所坐下來歇息。但歌德此刻的心情麻亂得很，他不安地站起來，在她的面前來去的走着，有時又坐下去。他的狀態是十分的不安而苦惱，却沉默得沒有說一句話。

月亮升高了，牠更明亮而美麗地呈現在他們面前。多感的夏綠蒂這時忽然觸起無限懷舊的傷感。

「我看見月亮，總是記念起我的母親，——現在我是代替了她的地位，對於我的幼弟和

小妹。』她感懷地說：『但，想起了，我每每充滿「死」和「未死」的意念。』她把憂鬱的眼光投向而前站着的歌德：『你說吧！我們死後若會再生，大家還會認識嗎？……』

『夏綠蒂！』歌德握着她的手，幾顆控制不住的淚球滾了出來，他說：『我們會再相見的！在這裏或者在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我們還會見面的！』他不能往下說了，一種慘別的意念充塞了他的心頭。

夏綠蒂更激奮了，她的情感像河流似的奔放。她又說：

『並且，死去的人們能否知道我們，他們能否知道我們現在是很好而且愉快嗎？他們又知道我們怎樣記念着她們呢？啊！我的母親，她……』

『你太激動了，我親愛的夏綠蒂！』

『不！克思諾，唯有上帝能知道，我怎樣在深夜祈禱我能像母親那樣撫育弟妹們！』

『親愛的綠蒂！』歌德叫着，他握着她的手，眼淚在月亮下閃動：『上帝的祝福和你母親的神靈是會臨照着你！』

『啊！她原是值得你認識的人呀，親愛的歌德！』她更緊握着他的手。她又說：『然而

她竟註定在她的青春時候死去！……」

她是感觸得淌着淚光。克思諾被感動了，他吻着她。

「親愛的歌德！我常常幻想着，我們和世界上認為最親愛的一切，一定要離別的吗？像我的母親離開了我們？」

夏綠蒂站了起來。她的話使歌德更感到心痛，他依舊坐着握着她的手。

「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她說。

「走了？好的，我也得走了，親愛的夏綠蒂！」歌德把她要縮回的手更握得緊緊。他的聲音似乎更顫抖：「我們將會再相見，不問變成什麼的形狀，我們將會認識出來的。我決定了，但是倘若要我說一聲，永久的走了，我可說不出來。夏綠蒂！再見！克思諾，我們再會吧！」

「我想就會是明天吧！」

夏綠蒂開玩笑的回答，她近來聽慣了歌德在告別的時候，時常說出一些嚴肅的話。她怎會知道他這一回是真正確確的向自己告別呢？



歌德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寓所，當即在一張紙上匆匆地草上幾行：「他已經去了，親愛的克思諾！當你收到這信時，他已經去了！請你將附條交給綠蒂。我本來倒很安靜，但你們那番談話弄得我彷徨無主了。現在我除了對你說聲：『再會吧！』以外，別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如果我在你們那邊多留下去一會兒，我將自持不住了。現在我獨個兒在這裏，明天我決定走了。」

另一張給夏綠蒂的，他這樣寫道：「我固然希望能再回來，但是上帝才曉得在甚麼時候呢！親愛的綠蒂，你那番話是怎樣打動了我的心境，當我知道，這將是我見你最後的一次了！並不是最後的一次，可是我明天就要遠去了。不曉得甚麼鬼使神差的，叫你們談到那種話頭上去！我將所感到的，我都可以講出來。唉，我感到在這裏的事，就是這最後一次的親吻你的手；在那房間，我將不再走進去；你親愛的父親，他這回的送我，也將是最後一次！我現在獨自在這裏，我可以痛哭了我。我希望你們幸福，並且不走開你們心靈之外。我同你們再會罷——可總不是明天。請你去訴孩子們：他已經走了。……」

那天晚上，痛苦糾纏了他整夜，第二天早晨，他臨走還附了第二個便條給夏綠蒂：「東

西已收拾好了，親愛的絲蒂，天也亮了，再過一刻鐘，我就去了。那些我忘記帶去的畫片，你分給孩子們吧！爲了這事我現在再寫這信，因爲我，其他沒話可寫呀。你曉得一切的事情，曉得我這些日子是何等的快活，而我現在就走了，回到那些最親愛可貴的人們那裏去。但是爲什麼却要離開你呢？就是那樣，這是我的命運，不容我今天，明天和後天就擱下去——我時常對它一笑置之。你總要鼓起活潑的心情，親愛的絲蒂，你是比起上個百的人更幸福，只別冷淡。而我呢？親愛的絲蒂，我也是幸福的，因爲我在你的一雙眼裏看出來，請你相信，我將永遠不會改變我的心腸。再會吧！一千個再會！」

早上七時，歌德起程了，離開了維刺拉爾城，離別了夏絲蒂的家庭，到另一個地方去。沒有多久，他回到自己的家鄉來了。

他回到家鄉以後，時時懷念着夏絲蒂。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懸掛起她的剪影，朝朝對它膜拜，有時甚至和它對話！

在他接到夏絲蒂與克思諾的結婚消息時，他非常的刺激，當時他想把掛着的她的剪影埋藏起來，然而他又不忍心這樣做，於是他望着那影像，失望地說：「讓你掛着，掛到我死

的時候吧！」

後來他把自己這次的經歷，和許多使他感動的現實材料融合起來，寫成一本一鳴驚人的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

感情豐富的人，總是使人感到親熱可愛，何況富有才能的詩人呢？他總比一般人給人注意和敬慕。

歌德就這樣，他又墮到另一個愛的深淵裏去。那是一七七五年的時候。

這一次愛的女主人翁，是一個銀行寡婦的女兒——麗梨。

事情是這樣發生：

一天的晚上，一個朋友約他去參加一個小音樂會，那在一家有名的商館裏。他們踏進去的時候，演奏已經開始了。廳裏的客人很多。正中放着一個大鋼琴，商館的主人的獨女兒正坐在那兒很熟練靈活地彈奏着。歌德站到鋼琴的左下手去，俾得更真切地看她的動作和表情。

奏鳴樂彈完了後，她站到琴邊來，正面對着歌德。他和她不自覺地互相點頭招呼，却沒

有發言。因為那時第二個節目的四部合奏已開始了。奏完時，歌德從容大方地走近她一點，對她稱讚道：

「我第一次賞識你，可是我很高興，因為你是一個富有音樂天才的人！」

「啊，你的稱譽使我有點慚愧呢。」

她很有禮貌地回答。她就站着那兒不動。歌德也沒有走開。她處處很留心打量歌德。歌德也一次又一次地望著她，他們的視線有意無意地交射着。大家都感到一種極溫柔的引力吸引着自已。可是他們在那一晚，無從作一進步的交談與接近。

在散會的時候，歌德走在後頭。臨別時——

「對不起得很，歌德先生！我們沒有好好地招待你，……」

女主人誠摯地握着歌德的手，臉上露着抱歉的神情。而站在她身邊的女兒，更牢牢地望着歌德，含着無限心情。她殷勤的幫着母親的口說：

「我們是愉快的，對於你的來臨。我渴望常常有這樣的日子！」

歌德走了，但是他帶着一顆多麼強烈的愉快的心回去啊。實在說，那少女的純潔天真和

她端方的態度已深深地刻上他的心坎裏。

過了相當的日子，歌德再到她們那裏去訪問。她們和他談得很愉快，都是一些爽朋正經的話。但那少女——麗梨和歌德的心頭上，正暗暗地孕育着一種火般的熱情。……

以後，歌德常到她家裏。而且他和她是互相愛戀着。……

「不知怎樣，歌德！」一天的晚上，麗梨和他走到樹下的草地，佇住脚步。那透過葉間的月光，傾瀉在她們身上。他們是剛從熱鬧的大廳里乘機溜出來，雙雙跑到這幽靜的園裏來歇息。她非常愉快，她說：「我現在才開始覺得我的真正愉快的生活，而且對一切都覺得愉快，尤其是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願你永久地這樣愉快，我願將一切的快樂都獻給你！」

歌德興奮地說着，把身子躺到草地上，剛才的熱鬧的應酬使他有點疲倦，這時候，他該好舒暢一下。

「啊，我們是快樂的，親愛的歌德，這些日子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正如我不會忘記我的童年一樣。」她也坐了下來，眼睛望到葉影外的天空去：天空是清朗的，流溢着月亮的光

，夜的甯靜。她的想頭忽而飄蕩到她童年的回憶里去，她繼續說：

「你喜歡聽麼，我的童年的故事？那是愉快的，但我沒有跟誰談過！」

這對於歌德是有趣的。他跳了起來，面向着她，靜心的諦聽着。她掀動着細小的咀唇，開始向她的戀人吐露她的身世；她的快樂的童年的故事，和她的兄弟的事情，而且她還談到她細微的弱點。她是盡情地打開她的心懷。

這一晚的純情天真的吐露，是感動了歌德，他深深地覺得她是一個富有教養和純潔的少女。

以後他們的晤談已成爲雙方的需求，成爲一種習慣，一天沒見面是難過的。但是週遭許多事情妨礙着他們，使他們不能痛快地聚談。

麗梨是從社交上的一切遊樂與世俗的享樂中長大的。她的談笑，應是靈活的，更是儀態萬方。但她常穿着簡素的服裝。她在歌德的面前是貼服的，雖然她有時也很任性。歌德也一樣給她征服着。一種很自然的熱望支配着他們，誰少不了誰。

沒有多久，麗梨的第十七回誕辰快要來到，歌德和朋友們在歐芬巴哈的家預期待別地慶

祝一番。她答應在那天正午來參加的。

歌德爲這件事忙着。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他愉快地想：『明天的天氣晴和，我們的祝賀會是愉快輝耀的。』

就在那時候，麗梨的弟弟喬治跑來了，他露着冒失鹵莽的神氣對他報訊：『明天的祝賀會有點糟糕了，他的姊姊囑他告訴歌德：她在明天正午不能來參加祝賀會，最只怕也得傍晚時才能到場。』

『姊姊很抱歉呢，她知道這消息會給朋友們很高興的。她希望你替她想辦法來舒緩一下，或者完全解消。你怎樣呢？她說，她將來很感激你。』

喬治望着歌德。歌德默然思索了一會兒，才對喬治說道：

『你趕快回去吧，教麗梨安心，盡可能地在傍晚來。我敢發誓，她遲來一點，正可做祝賀會的一個節目呢！』

『請你告訴我吧，那是怎樣的一個妙法？』

『不，你回去。』歌德催促這個好奇的小兄弟。『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喬治走了，歌德帶着特殊的洋洋自喜之感，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想到這回是自己効忠於她的絕好機會。於是他用十幾張紙綴做一個小冊子，以美麗的緞子做封面，裝成送禮詩的稿本那樣。在上頭他寫上這樣的標題：

「她不來！」

另在下邊，他又寫着：

「——一幕家庭的悲劇——也許是天道不仁吧——將於一七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萊茵河畔的歐芬巴哈家極自然地出演，由早上起至傍晚為止。」

於是歌德在那天晚上，凝神構思而寫成一幕開玩笑的滑稽劇。他把蟹梨的不能來而引起祝賀會的胡鬧做題材。把歌德自己的和她的朋友們都活現的寫進去。寫好了，他交給一個送信的在第二天早上准十點鐘送到歐芬巴哈家裏。

第二天，歌德在中午十二點鐘的時候到歐芬巴哈家來。一踏進門裏，大家騷然的跟他打招呼說話，賀壽的事差不多被忘記了。他們帶笑地責罵歌德，說他在那幕小劇裏把他們描寫得那樣淋漓盡致。那些被寫進戲裏去的僕人，却洋洋自得，他們可以和主人們同登舞台。只



有那些最純正的實在主義者的孩子們，頑固地提出抗議：

「我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呀！」

「劇本裏的我，簡直不是我的面目！」

「……………」

但，歌德哄着他們，分給他們以一點飯後的點心，才像以前一樣的跟歌德要好。午宴很歡樂地過去，祝賀雖沒有預期的那麼豪華，但他們却因之以真情來迎接麗梨。到了傍晚，她來了，大家都以怡然的容顏迎接她。她看見自己的爽約遲來倒會有這麼的歡樂，很是詫異。後來人們把事情的开始告訴她，同時把那小劇讀給她聽，她拿出最可愛的甜蜜的態度向歌德道謝。

因此，歌德與麗梨更熱烈的互愛着。他們常常在野外燦然的星空下往來漫步，直至深夜。當歌德送她回到家裏後，一種興奮的心情仍激動着他，重又開始獨自散步。他朝着大道走，一邊沉溺於種種的幻想和希望之中。然後他倒身坐在道邊一張椅子上，在極寥廓的深夜的靜寂之中，閃爍眩目的星空之下，他冥想着自己和麗梨的愛情。

往往他會在花園的草地上睡着了。……

但這時歌德發生了一種苦惱不安的感情，因為他把精神集中到自己的事業——法律的業務，便沒有空閒時間去接近麗梨，和到歐芬巴哈那兒去。因此他開始覺得自己有儘早結婚的必要。

一天，一個女友德爾佛小姐，她從小是認識麗梨的。明白了歌德與麗梨的情形，她很同情他們，決心要為他們撮合這一件好事。使這一段浪漫史儘早完場。

於是她從事雙方家長的活動。麗梨的母親一向是很信賴她。同時也歌德的介紹，到他的家裡，又獲得他父母的好感。她乘着機會而進行她的目的。終於在一天晚上，她走來會見歌德和麗梨，把雙方的家長同意他倆的婚約的好消息帶來。

「你們握手吧！」她興奮得用命令的口吻對他們喊道。

歌德是站在麗梨的面前，他高興地伸出手來，她雖不躊躇但慢慢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掌中。他們深深地呼吸一下，便猛然的互相擁抱了。

這樣子，在歌德浪漫的一生中，竟也嘗到世間未婚夫所嘗到的滋味，感到學生的最快樂

的一件事情。

事情的進展總不是平靜而順直的。歌德和麗梨的婚約雖籍德爾佛小姐的斡旋而獲得雙方父母的同意，却只是默認，而沒有其他的形式。但當這理想的事情進於現實的時候，便發生問題了。歌德漸漸地考慮到許多客觀環境的問題；如果他結婚，他欠缺充足的物資，而且麗梨的生活習慣是否將來到了自己家裏會感到踴躍不安？甚至是否合於父母的心意……

這許多實際的問題天天磨折着歌德，恰當那時候，有幾個朋友來約他作伴到瑞士去旅行。處在這樣心境而生不好動的歌德，經過一番思慮之後而答應同行。他想借此機會來試一下自己能否離開麗梨。當行李打疊好了，他找着麗梨，沒有正式辭行，只隱言有遠行的意思，便這樣離開了她。

經過了幾個月的旅行結果，歌德終於跑回來，實在他不能離開他的麗梨。關於這，歌德有一首短詩這樣告訴我們：

心呵，我的心呵，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的受什麼強烈的壓制？

這是多麼陌生的新的生涯，  
我已不再認得你。

你所愛的一切都已消除，  
你所悲的一切都已逝去，

你的精進，你的安宿都不再  
呵！你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縛你的是不是這青春之花。

這可愛的美麗的容顏，

這雙滿着真心和善心的眼，

個中的魔力無限。

我才欲迅速地擺脫她，

鼓起勇氣從她身邊逃去，

呀，只在一剎那之間，  
你父牽我回到她的身旁。

這個魔術的地網天羅，  
怎樣他不能碎破，

這個美好媚人的少女，  
牢牢地強把我縛鎖；

在她的魔力的範圍的話。

啊，這是多大的變化！

愛啊·愛啊，僥過我吧！

在這一次的旅程中，歌德曾去訪問他已出嫁的妹妹，他們談到靡梨的事來，她極力而認真地勸他與靡梨斷絕關係，這是根據她的境遇和經驗。她說：

「讓這樣一個令人敬重的女子，從她那種雖不璀璨而富有活氣的社交生活脫離，而嫁到

我們的家裏來，我想，這是一件多殘酷的事情！」

妹妹一連理智的話，刺痛了歌德的愛的核心，但他不能違從她的話。他回來便去會見麗梨了。

別離後而受着孤寂所圍繞着的兩顆心靈，這時該如何燃燒起他們愛的重溫的夢喲。他們天天見面，訴說別後的種種事情。

但在他們個別的前前，有些好管閒事的人們（也許是誠意的）向她或他進言，使他或她，深信有斷絕關係的必要，因為麗梨與歌德到底是有些不調和的地方。然而這在他們都不怎麼去聽從和注意它，但這總是成爲他們結合的一種障礙。

「歌德！」一天麗梨忍耐不住，她叫着：「幹麼我們這樣聽任世俗的擺佈呢？我們實在不能不爲我們的幸福打算！」

「你底意思怎樣呢？」

「啊！我親愛的，我現在很願意拋棄我的一切權利，我害怕再這樣生活下去，你答應我吧，我們一起脫離這地方……」

「離開這地方？那兒去？」歌德停止了自已的想頭，驚奇地望著面前激奮的龐梨。她那熱情的雙眼露著堅決的表情。從那兒可以看出她願為他們的愛而犧牲一切。

「到美洲去！」她堅決的答著，同時她等待著戀人的答覆，她的眼睛射出多麼飢渴的希望之光啊。

歌德沉默了。

「怎麼？歌德？」

「我親愛的龐梨，事情不是這樣簡單而易啊，你該看清楚一點，這麼一來，是不是我們就得到真正的幸福呢？而且我問你，這麼的行為，是不會失去了真正愛的生活的意義嗎？」

冷靜而理智的歌德這時一一加以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見解而解釋著。他不同意龐梨的心意。他是有著他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却使熱情的龐梨失望了。

自從這一次之後，歌德更理智地考慮著。同時他又連接着妹妹有力而沉痛的信，不斷地向他申訴著，一回比一回說得激烈，「好，」她說：「如果你們不能避免這樣的結局，那麼

，你們就應要忍耐。這樣的事，我們只有捱受而不應選擇。」……

這樣一來，歌德和麗梨的關係，弄到很糟，一切的事情到後來都妨礙他們，而成一種阻力。這變化使歌德忍受着多麼大的痛苦喲。

於是歌德決意放棄了對麗梨的愛，時時避免和她接觸，而把自己失戀的苦惱發洩在詩筆上，籍此來減輕自己的沉痛。「麗梨之園」一詩是在這時期寫成的。從下一詩，我們更可以窺見歌德當時苦惱的心情：

可愛的薔薇花喲，你們凋謝了吧。

我的愛纏繫不住你們的溫聲，

對着失去希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了他的心鏡！

我悽然惘然思着往日，

天使呵，那時我對你無限纏綿！



爲要藐視你的最初的蒼蜜，  
清早就步出我的庭園。

一切的花，一切的果，  
都捧到你的膝下，  
在你的豔姿之前，  
希望在我的心頭敲打。

可愛的薔薇花喲，你們凋謝了吧。  
我的愛維繫不住你們的溫馨，  
對着失去希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他的心罅！

這時候，歌德又想到別的地方去，借此來澈底和鬻裂脫離愛的關係。恰巧威羅的公爵來

邀請他，他就答應了。

在未動身前幾天，歌德心情很壞，他不能把精神放到寫作上去，也不能再安靜地留在家中。晚上，他披着一件寬大的外套在城中周圍溜行。他時常經過梨麗家的門口，有時在她的房子的窗子下站着。雖然那綠色的窗簾下垂着。但歌德還看得清楚，燈仍放在往常的地方。一次，他聽見她彈着鋼琴唱起歌來，唱的是他以前贈給她的一首情詩：「你爲什麼牽着我羸無抵抗！」他覺得她這晚唱得比平時還動人，他把耳朵儘可能地貼近那向外彎的窗格子傾聽着：

爲什麼不可抵抗地將我拖入

那繁華之境？

我不是已有足够的福澤，

在黑夜裏淒清？

孤寂地我獨閉在房子裏，

當月光漸漸高升，  
閃爍的微亮正在四週映現，  
照着冥臥的我。

那麼我幻夢着黃金時代

清純的愉快，

當你的可愛的嬌影，正深深地

浮在我心懷。

這仍是故我麼？被你留住在

牌桌與華宴？

被你將離堪的面龐，正對着

放在我的臉旁？

歌聲突然停止，他看見她倒照在簾上的影子，知道她站起來了。她在裏面走來走去，他很想清楚地窺見她的可愛的姿容，但爲厚的布帕所阻，不能如願。

「唉，我既決定離開她，還要見她而引起她的驚異和痛苦麼？走吧！」  
歌德毅然提起脚步離開那個可愛的窗子。過了幾天，他便到威麻去了。

他在威麻逗留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那裏他曾做過顯赫一時的內庭顧問和軍事總長等官職。另一方面，他又開始寫他不朽的偉大的作品「浮士德」和「意非格儀」等。在一七八六年的秋天，他才拋棄他原有職務而跑到生平所最心醉的意大利去。

這一次到意大利的旅行，是歌德生平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威麻時代的歌德雖然是得到很多偉大的經驗和認識，但他並沒有那種偉大的能力，足以支配自己和他的環境。到了意大利之後，他才從新認識了自己，並得到那種鞏固自己的魄力。他自己說：

「我在這一次旅行當中澈底認識了我自己。……我從前辛苦得來的認識，現在才完全屬於我。……」

在意大利短短的一年零六個月的期間，他却完成了許多作品：「意菲格儀」，「愛格蒙」等。

從意大利回來的歌德，得不到人們的諒解，他的作品受人們的指摘與惡評。他是孤獨和苦惱。

後來，他爲鞏固他的筆壘起見，他第一次成立了一個公開的臨時眷屬，這就是那個被他的母親叫做「床上的寶貝」，被他自己叫做「聊以慰情」的基尼絲茨安娜。她和他生了一個孩子之後，又和他同居了十七年。然後才正式做了歌德夫人。她是一個簡單和粗俗而身體有點發胖的女人。但歌德是愛她的。他爲她寫過這樣一首詩：

當我神思昏迷，

血滯難行時，

只要得近我的基尼絲茨安娜，

我的血氣就得以安平。

她時時在我的眼裏，

我自己是說不出來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會這樣地心愛。

那一對狡黠的眼睛，  
那一雙深黑的眉毛，  
只要望着它，

我的魂兒便消散了。  
好一張圓滿的臉兒，  
好一個柔媚的小咀，  
啊，豈止她的臉兒那麼渾圓，  
我真膽個不了。

若能任從我

抱着她起舞，

我便載轉載旋，聲勢洶然，

覺得我是一個丈夫。

等到她似癡如醉，熱上心頭，

我便把她抱在臂上，

貼在胸前，飄飄蕩蕩，

好像登了天堂，

.....o

這是歌德全部詩篇里一首最不雅馴的詩，也是他生平一段最不雅馴的愛。那時除了她，他並沒有別個愛人。

但是基尼絲茨安娜是庸俗的，她對歌德沒有甚麼的影響，沒有能啓發他的天才的能力。

於是在一八〇七年間，他的面前出現了一個熱情的少女——貝婷娜。她給與德德不少寫作的影響。

貝婷娜是歌德以前的愛人瑪思米利安娜·拉·蘿斯的女兒。歌德在二十三歲時曾和安娜戀愛過，那時她才十六歲，可是十八歲她便出嫁了。一七八五年四月四日產生了貝婷娜。

在母親早逝之後，貝婷娜是長大於女修道院。在十七歲時才讀到歌德的書，起初她并不了解他。跟着幾年中漸漸受他的魔力所浸潤，所吸引。後來，她到奧芬巴赫寄居於娘家，在那兒，她發見了歌德從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七五年間寫給她祖母蘇菲·拉·蘿斯的八十四封信，裏面充滿了年青的歌德對於母親的愛。

這對於年輕的貝婷娜非常大的影響，她把全部的信反覆地抄了幾遍，她把它吸收為已有的。從這時起，這熱烈的夢想者——貝婷娜，便在自己的心里裝上那歌德曾愛過的早逝的女人的心了。

這是一個不事修飾樸素的少女，身材短小，有着濃厚的黑色頭髮，一雙美麗的眼睛總是含露無限幻想的源泉，她底詩一般的熱情是溢流在她那豪爽天真的性格上。在她發現了這些



信的秘密的同一個月內，她跑到歌德的母親那里，吐露她旺盛的情懷。這兩個老和少的人處在一起，兩者都充滿了幻想，兩者都帶着一顆熱烘烘的心，那老者向那年青者的耳朵滔滔不絕地灌注她那關於歌德童年的瑣碎和愉悅的回憶。這些故事使年青的貝婷娜感到無限的陶醉和興味，她從歌德母親的口中系統地把它接收過來了。

在第二年的春天，她蘊藏着的熱情沸騰了，鼓起勇氣，她裝扮成一個男人，從卡沙爾到威廉去探訪歌德。當那一天，她到了歌德的門口，心里砰砰的跳着，幾乎要暈過去。這是她第一次去接觸她最敬愛的人，怎叫她不感到一種異常的情愫沖激着她呢！

當她的介紹信落到了年紀的歌德的眼里時，他異常的感動，他記起那死去的愛人和朋友，而信裡所說的謁見者，正是他那已死去的朋友和愛人的女兒和孫女，信裡她是這樣自稱，他急於要和她見面了。

到了在他的面前出現了經過長途跋涉的貝婷娜，他從這少女美麗樸素的臉上，捺起不少回憶的傷感，對於他好像是一個親愛的死者來探望他一樣。他握着她的手，而且把她抱在懷裡。

對於貝婷娜呢，一個多麼複雜的情感的激流啊！快樂，恐懼，驚愕，倏忽的喪氣和突然的平靜……當時她竟失了知覺似的在他的懷裡睡着了，這無疑地是一刹那或者只是霎時的顛倒。……

他深深地受了這少女心裡的情感的原始的猛烈所感動。他對她說了很多的話，他感到他的青春重又醒了過來。無意中用一種象徵的手勢把他一隻戒子套在她的手指上。可是，這對於這年輕的熱情夢幻者是很嚴重的，她把它解作神祕的訂婚。

但沒有多久，歌德的眉頭繃起來了。因為狂熱的貝婷娜把她那鄉愚般的沉醉寫給歌德的母親，而這個老人又把貝婷娜顛倒的情形轉述給她的兒子。於是對於離開了他的貝婷娜的最初的幾封信，他擱置下來，沒有回覆，讓自己沉浸於一種陰鬱的緘默里。

沒有得到回信，貝婷娜重又回到威羅來。在那兒她住了十多天，差不多天天都看見歌德。歌德也非常樂意和她見面。在他的面前，她流露着她的優長，她有一種天真和任性的美媚，這逗引歌德的微笑和沖擊他的情感。她和他手臂挽着手臂的散步在郊外，親蜜地聚談在窗下。兩人的親蜜進展得很快。在十一月十日，她要離開威羅，分手話別時，歌德無限的留戀

，他禁不住的和她擁抱，深深地吻她。

以後，他們不斷地通信，把大家的精神的愛寄託在書信裡。她寫給他那些熱烘烘的話，歌德把它湊集起來，加上自己的韻藻，寫成一首著名的「商榷」。

最親愛的，你別這樣盤問：

爲甚麼我又寫信給你？

本來我是沒有話說，

只求有東西到達你手裡。

因爲我不能來，

特選這封信傳達我的心事，

充滿歡樂，希望，又悲又喜的心事，

無終亦無始。

我不能告訴你，

我怎樣妄想，怎樣思量，怎樣心愛，  
徒然用盡我的心血。

我完成了我自己，

我從前望着你，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

歌德把這首鮮豔的「商韻」寄給貝婷娜。她捧讀着，她覺得好像歌德深深地走進她的心身內，佔有了她，以致和她合體一樣。……

貝娜婷這時候不僅對歌德談愛，也和他談詩，談他的著作「愛格蒙」，而且還和他談音樂。……她把許多奇異的文件寄給他。她比起歌德那時所認識的女人都知道怎樣去引起他的智慧和興趣。

歌德在他的母親死後（一八〇八年十月），他給貝娜婷寫着更多更親切的信。因為歌德

這時極端需要遠，世間上只是她才擁有他被忘記了的青春，那她從死去的老人口中採集的幾個記憶的寶庫了。第二年歌德對她說：

「你的信使我非常快樂；它使我想起我從前或者和你現在一樣地瘋，但無論如何比現在更快樂更好的時候。」

一八一〇年，這正是歌德經過長期的審慎，而極醉心於她的一年，同時也就是貝婷娜整個生命受了那對歌德的絕對的迷惘的愛，而完全愛上了他的一年。每當貝婷娜幾個星期沒給他的信，歌德便感覺不安而懇求她。他一刻也離不開貝婷娜底信。他說：

「你的信我是帶在身邊，和我同在一起旅行，對於我，它要在那邊替代了你的愛影。」

在八月間的一個黃昏，他們在一個地方會見了，這一次他們是最秘密的，也是他們快要疏離的開始。

那一天的黃昏，天氣是熱悶的，歌德坐在開着的窗沿上，貝婷娜站在他面前，兩臂抱着他頸項，眼光像一枝箭似的射入他兩眼深處。熱氣使歌德不能再忍受下去，他問她道：

「你感受到熱麼？想享受一點清涼不？」

她點着頭，沒有做聲。

「那麼，打開你的胸膛吧，讓黃昏的空氣潤潤它！」他說。

她漲紅了臉，但沒有表示反對。於是歌德解開她的衣裳，望着她陶醉地說：

「黃昏的豔紅染到你的頰上了。」

她禁不住地吻着她的胸膛，并把額頭擱在那上面。

「有甚麼稀奇！」她說：「我的太陽落在我的胸上呢！」

歌德定睛地望着她，他們沉默了一會。他再吻她，一次又一次。而且非常起勁。她有點害怕，而又說不出的愉快和苦惱。她不由自主地微笑了。她整個兒都動搖了，那天生蜷曲的頭髮蓬鬆地垂下來……

「你好像暴風雨，你的咀唇閃電，而你的眼睛行雷。」歌德低沉而緊迫地對她說。

「而你就像邱比特，你一縷眉，整個奧林比都抖顫了！」

「將來，當你晚上脫掉衣裳，而星光像現在一樣照着你的胸膛的時候，你願意想起我的

吻麼？」

「願意！」

「你願意想起，我的吻和星斗一樣無數量，印在你的胸上麼？」

.....

然而在這一次，貝婷娜把她的生命的一切全感對他傾吐出來。

「她對我說不盡她氏新舊的奇遇。」歌德曾這樣寫道。

這些新的奇遇就是她和悲多芬的相見，她怎樣爲這偉大的音樂家所感動。這滿懷的傾吐，她曾積聚了三個月。但歌德當時太受這可愛的少女的魔力所迷了，不能不任她暢談。他只看她的咀兒，並不聽那話的內容。.....

以後貝婷娜，在她信里時常提起悲多芬。

這對於歌德是有一種不愉快的。因爲她所愛的歌德是她母親的時候，已不是現在的歌德了。於是追隨了悲多芬，從那裡求得新的啓示，和那年青的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潮.....而歌德也就對於貝婷娜的狂熱感到厭倦，在一八一一年的冬天，他便擺脫貝婷娜了。

而且婷婷呢，經過長期的躊躇之後，終於抑鬱鬱地追求她的年長的文士亞爾穆穆結婚了。

但她仍舊在心靈上存着歌德崇高的影子。歌德却因她的愛而得到「詩與真實」中少年歌德的最寶貴的材料和寫作的動機。提這部自傳，人們總不免要想起貝婷婷。

歌德生平的愛人很多，上述幾個，不過是內中最著名的。而最後一個，我們不妨就此來談談，而且也就此完結他一生愛的故事。

歌德繼上這個愛人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七十三歲的老翁了，可是他的內心却還充滿着青春呢。

這個愛人的名字叫烏爾梨迦，她也是歌德當日曾經相識的女友的女兒。在他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才兩歲呢，他當時做夢也不知道這兩歲而有活潑氣態的小女孩，再過十六年後，自己會爲她而傾倒啊！而愛神竟這樣安排下呢。

在一八三三年，他在瑪利安巴特，第二次看見烏爾梨迦。這時候她不是個不懂事的小孩，而是一個使人一見而醉心的十八歲的妙齡少女了。



歌德看見她，她的美好的容貌使暮年空虛的心靈填實起來。在她的面前他傾訴着他的憂慕，而這富於情感的少女爲安慰他的心靈的渴求，與他周旋。每一次聚會，她都和這年逾古稀的老人跳着舞，爲了他的要求。而這老人也就變得很傷感，爲了一點小事情便淌眼淚，而音樂更可以使他徹底沒人。這場愛情，把他顛倒得像一個青年一樣。他遏制不住，向烏爾梨迦求婚，（他的夫人安娜已於一八一六年死去），可是這給她的家人聰明地攔開了，而且他的兒子不同意他這狂熱的作爲而暴怒。因此他那時候是活在風濤裡，感覺非常的苦痛。

他終於病倒了。這次只有他的媳婦奉侍他。在他死前的十二天，一八三二年三月十日，一個年輕的少年來到他的跟前，遞給歌德一封他母親的信。信裡說：

『在這孩子身上再吻我一次罷！』

信尾的署名是他曾經佔有過的貝婷娜。

這少年是他最後一個客人了。而他寫在這少年的紀念冊上的詩句，也就成爲他對世界最後臨別的贈言呢。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粵版

# 三大詩人的戀愛故事

編者 艾秋

出版者 美樂圖書出版公司

特約發行者 各地上海雜誌公司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總發行所：美樂圖書出版公司

廣州漢民北路一六四號

44707



樂美